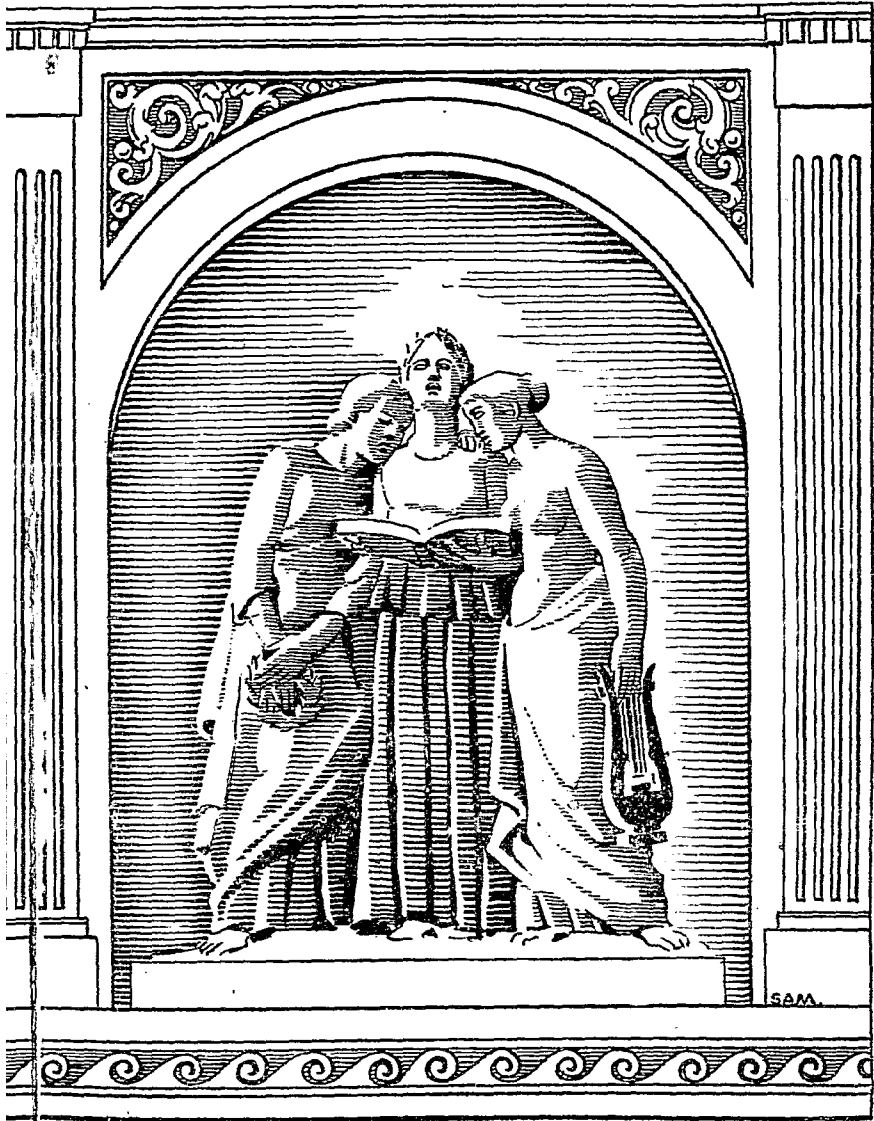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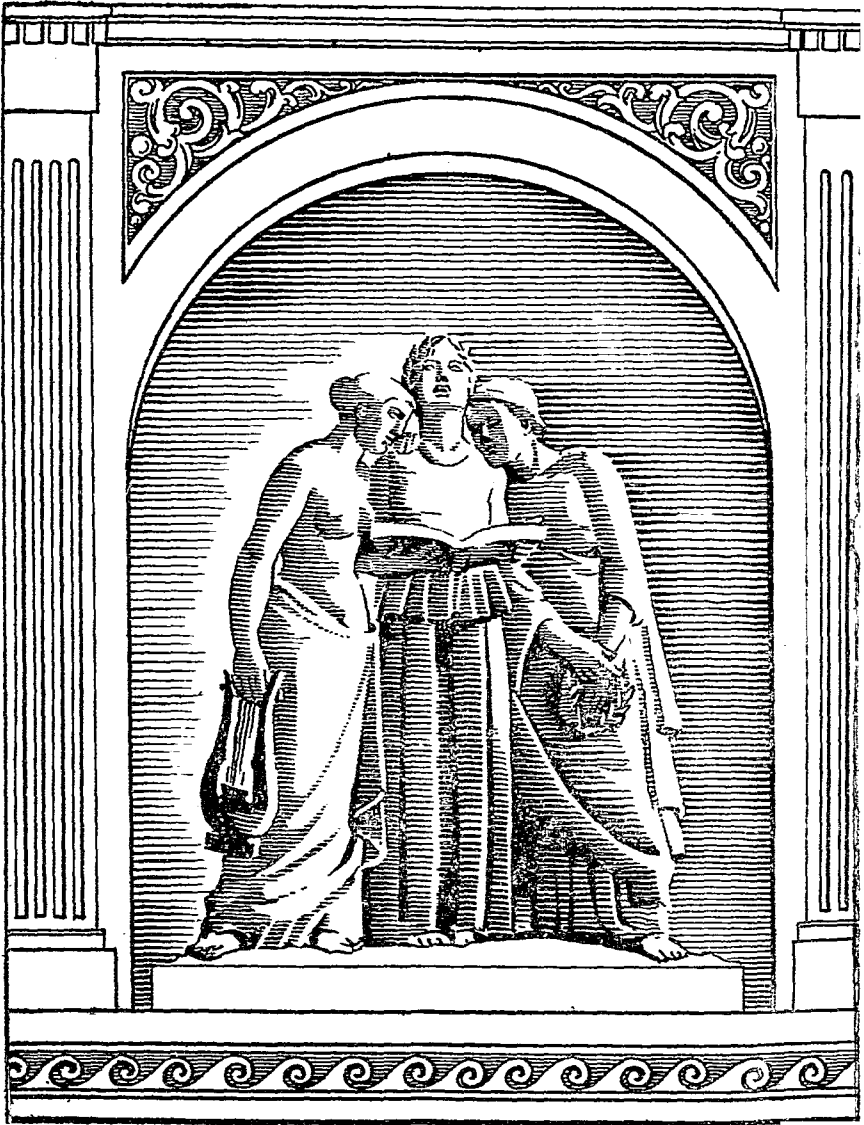
屈原

郭沫若著



羣益出版社發行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總發行





沫若文集 第一辑



MG
1234.6
517

集文若沫

原 出

册五第辑一第

社版出益亨



3 2169 5612 2

1946





人物表

三閭大夫屈原 年三十左右。

宋玉 屈原之弟子，年十八。

嬋娟 屈原之侍女，年十六。

上官大夫靳尚 楚懷王之佞臣，年三十以往。

子蘭 楚懷王之稚子，年十六七。

南后鄭袖 子蘭之母，懷王寵姬，年三十以往。

楚懷王 年五十歲。

張儀 秦之丞相，連橫家，年四十以往。

令尹子椒 昏庸老朽之佞臣，年六十左右。

招魂老人 年可六十左右。

阿汪 屈原之老闍人，年可六十左右。

阿黃 屈原之老灶下婢，年可五十餘。

釣者河伯 年可三十左右。

漁父 年可五十左右。

衛士僕夫 年可二十以往。

大卜鄭詹尹 鄭袖之父，年六十以往。

此外老嫗，更夫各一人，女官，羣衆，衛士，歌舞及奏樂者各若干人。

時代——楚懷王十六年（西紀前三一三年）。

地點——楚國郢都。

第一幕

景：

清澗的橋園。暮春，尚有若干殘橘，剝在枝頭。園後爲籬榻，有門在正中偏右，園外一片田疇。左前別有園門一道通內室。園中右側有涼亭一，離園地可高數段。亭之階段正向左，階上各陳蘭草一盆。階下置一竹筴。園中除橘樹外，可任意配置其它花木。

屈原年三十左右尙無鬚，着白色便衣，巾幘，由左門出場。左手執帛書一捲，在橘林中略作逍遙，時復攀弄殘橘，聞其香韻。最後於不經意之間摘其一枚置于右手掌上把玩。徐徐步上亭階，在階之最上段坐下。一時聞橘香韻，一時復舉首四望，有間將橘置于階上，展開帛書，乃用古體篆字所寫之一橘頌。字係紅色。用硃寫成。徐徐地放聲朗誦。讀時兩手須一舒一捲。

后臯嘉樹，橘來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絲葉素索，紛其可喜兮。

會枝剝棘，圓果團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頹任道兮。

紛緇宜脩，烤而不醜兮。

讀至此中輟置書膝上，復將橘子取置掌中把玩，閉目玩味，終復張目，若有
意若無意地將橘劈爲兩半，但無食意，僅只把玩吟味而已。

此時宋玉抱一小黃犬由外園門入，年可十八九，着短衣，頭上挽兩捲髻。見
屈原，即奔至其前。

宋玉（立階下）先生，你出來了。

屈原 啊，我正在尋你。你到什麼地方去來？

宋玉 我把園子打掃了之後，便抱着「阿金」（小犬名）到外邊去跑了一趟回來。
屈原 那很好，你們年青人有起早的習慣，更能夠時時把筋骨勤勞一下，是

很好的事。(徐徐將兩半橘子合而爲一，一手握橘，一手執書，起立)我爲你寫了一首詩啦，我們到亭子上去坐坐吧。(步入亭中，就左後隅倚欄而坐，隨手將橘子置于欄上。宋玉隨上，立于左側。)把阿金交給我，你可唸唸我這首新詩。(將書卷授宋玉，宋玉亦將黃犬遞與其師，屈原置犬于膝上，撫弄不置。)

宋玉

(展開書卷前半，默唸一次，舉首)先生，你這是在讚美橘子啦。

屈原

是的，前半是這樣，後半就不同了，你再讀下去看。

宋玉

(繼續展讀，發出聲來)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讀罷有些惶恐，復十分喜悅）先生，你這真是爲我寫的嗎？

屈原 是，是爲你寫的。

宋玉 我怎麼敢當得起呢？

屈原 我希望你敢當得起。（以右手指園中橘樹）你看那些橘子樹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訓呀！它們一點也不矜持，一點也不怯懦，一點也不懈怠，而且一點也不遷就。（稍停）是的，它們喜歡太陽，它們不怕霜雪

作著借居於手橘子
的寂寞，樹木之居於的內
費神的美好的習性。
橘子是美滿的圓滿。仲佳
於此方美滿的圓滿。
小兒之志正居於此。

它們那碧綠的葉子，就跟翡翠一樣，太陽光愈強愈使他們高興，霜雪愈猛烈，它們也絲毫不現些兒愁容。時候到了，便開花，那花是多麼的香，多麼的潔白呀。時候到了，便結實，它們的果實是多麼的圓潤，多麼的富于色彩的變換呀。由青而黃，由黃而紅，而它們的內部——你看却是這樣的有條理，又純粹而又清白呀。（隨手將劈開了的橘子分示其內部）它們開了花，結了實，任隨你什麼人都可以吃，香味又是怎樣的適口而甜蜜呀。有人吃，它們並不叫苦，沒有人吃，它們也不怨恨，完全是一片的大公無私。但你要說它們是，萬事隨人，絲毫也沒有骨梗之氣的嗎？那你是錯了。它們不是那樣的。你先看它們的周身，那周身不是都有刺的嗎？（又向橘樹指示）它們是不容許你任意侵犯的。它們生長在這南方，也就愛這南方，你要遷移它們，是不很容易的事。你不會聽見說過「橘踰淮而北，爲枳」的話嗎？

橘子樹遷過了淮水以北，即使還能夠活下去，也結不出什麼好的果實來了。這是一種多麼獨立難犯的精神。你看這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榜樣呢？

宋玉 是，經先生這一說，使我感受了極深刻的教訓。先生的意思是說：樹木都能夠這樣，難道我們人就不能夠嗎？（思索一會）人是能夠的。

屈原 是的，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你是一位聰明的孩子，你年紀青青就曉得好學，也還專心，不怕就有好些糊塗的人要引誘你去跟着他們胡混。你也不大肯去，這是我很高興的事。（稍停）所以我希望你，要能像這橘子樹一樣，獨立不倚，凜冽難犯。要虛心，不要作無益的貪求。要堅持，不要同乎流俗。要把你的志向拿定，而且要抱着一個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心懷，那你便不會有什麼過失，而成爲頂天立地的男子了。（再停）你能夠這樣，我願意永遠和你做一個忘年的朋友。

小樹尚不成熟，認爲尚且幼稚
之比較正不偏
這和宋玉正意是答也
之生也

。你能夠這樣，不怕你年紀還小，你也可以做一般人的師長的。（略停）不過也不要過分的矜持了，總要硬直而通情理。但遇到大節臨頭的時候，你卻要絲毫也不可苟且，不可遷就。你要學那位古時候的賢人，餓死在首陽山上的伯夷那樣，就餓死也不要失節。我這些話你是明白的吧？

宋玉 是，我很明白。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地要學先生，先生的文章學問我要學，先生的爲人處世我也要學，不過先生的風度太高，我總是學不像呢。

屈原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也不要把你自已看得太低，這是很要緊的。我自己其實是很平凡的一個人，不過我想任何人人生來怕都是一樣的平凡吧，要想不平凡，那就要靠自己發奮。（稍停）我們最好要把自己的模範懸高一些；最好是把歷史上成功了的人作爲自己的模範

，盡力去追趕他，或者甚至存心去超過他，那樣不斷的奮發，我想自己一定是可以有成就的。北方有一位學者顏淵，我最近聽到他的一句話，我覺得很好。他說「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這真是很好的一個教條。我們誰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但是他是什麼呢？不是人嗎？我又是什麼呢？不也是人嗎？他能夠做到那樣了不起的地步，我難道就做不到嗎？做得到的，做得到的，凡事都在人爲。水都還可以把石頭滴穿，繩子都還可以把木頭鋸斷呢，總要靠自己發奮靠自己不斷的發奮才行。

宋子

先生的話我要牢牢地記着的。不過我時常感覺到，要學習古人，苦于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下手。古人已經和我們隔得太遠，他的聲音笑貌已經不能夠恢復轉來，我們要學他，應該從什麼地方學起呢？我時常在先生的身邊，先生的聲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但我存心學先生，

學先生，卻絲毫也學不像呢。

屈原

（微笑）你要學我的聲音笑貌做什麼的？專學人的聲音笑貌，豈不是個猴子？（起立在亭中徘徊）學習古人是要學習古人的精神，是要學習那種不斷奮發的精神。始終要鞭策着自己，總要存心成爲一個好人。

（稍停）我們每一個人生來都是一樣平凡的，而且在我們的身上還隨着帶來了很多不好的東西。譬如我們每一個人都愛爭強鬥狠，但是又愛貪懶好閒，在這兒便種下了墮落的種子。爭強鬥狠也並不就壞，認真說這倒是學好的動機。因爲你要想比別人強，或者比最強的人更強，那你就應該拚命地努力，實際上做到比別人家更強的地步。要你的本領真正比人強，你才能夠強得過別人，這是毫無問題的。

宋玉 是，真是不成問題的。

屈原 但是問題却在這兒出來了。能強過別人是很高興的事，但努力却又是

苦的事體，因此便想來取巧，不是自己假充一個強者，虛張聲勢，便是更一進步去陷害別人，陷害比自己更強的人。這就是虛偽，這就是罪惡，這就是墮落。（聲音一段提高之後，復放低下來）人的貧懶好閒的這種根性，便是自己隨身帶來的墮落的陷穽！我們先要盡量地把這種根性除掉，天天拔除它，時時拔除它，毫不容情的拔除它。能夠這樣，你的學問自然會進步，你的本領自然會強起來，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會健康了。你說，你苦于無從下手，其實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稍停）不過我們也應該向別人學習，向我們身外的一切的一切學習。我們生來是一無所有，不僅只身子是赤條條，便是心子也是赤條條，隨身帶來的一點好東西，就是——能夠學習。我們能夠學習，就靠着能夠學習，使我們身心兩方逐漸地充實了起來。可以學習的東西，四處都是。譬如我們剛才講到的那些橘子樹（向樹林指

示)，不是我們很好的老師嗎？又譬如立在我面前的你，我也是時常把你當成先生的。……

宋玉（有些惶恐）先生，你這樣說，我怎麼受得起？

屈原 不，我不是在同你客氣。凡是你們年青一輩的人都是我的先生。人在

年青的時候，好勝的心強，貪懶的心還沒有固定，因此年青人總是天真活潑，慷慨有為，沒有多麼大的私心。這正是我所想學習的。（復就座于亭欄上）就拿做詩來講吧，我們年紀大了，閱歷一多了，詩便老了。在謀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辭上，是堂皇了起來，但在着想的新鮮、純粹、素樸上，便把少年時分的情趣失掉了。這是使我時時感覺着發慌的事體。在這一點上，彷彿年紀愈大了便愈糟糕。（稍停）所以我盡力的在想你們年青的人學，盡力的在想你那單純、樸質的老百姓們學，我要盡力保持着我年青時代的新鮮、純粹、素樸。這些話

，我對你說過不僅一次，你應該記得的嗎？

宋玉 我是時常記着的。

屈原 所以有許多人說我的詩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頌的正聲，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我在盡量的學老百姓，學小孩子，當然會俗。我在盡量的打破那種雅頌之音，當然是放肆。那種雅頌之音，古古板板的四個字一句，四個字一句，讓老百姓和小孩子們聽見了，就好像在聽天籟。在我看來，那倒真正是把人性都失掉乾淨了的啦。不過話又說回頭，我自己究竟要比你們出世得早一些，我的年青時代是受過典謨訓誥，雅頌之音薰陶的，因此我的文章一時也不容易擺脫那種格調。就拿這「橘頌」來說吧——你再把它展開來看看啦。（復起立徘徊。）

宋玉（展開帛書仍須隨展隨捲）先生的意思是說：這依然保存着四字句的

宋玉

多謝先生的指示，不過我總想學先生，像伯夷那樣的人我覺得又像古板了一點。殷紂王本來是極殘忍的暴君，爲什麼周武王不好去征伐他呢？誅鋤了一個暴君，爲什麼一定要去餓死？這點我有些不大了解。

屈原

講起真正的史實上來的話，這里倒是有問題的。我們到園子裏去走走，一面走，一面和你細談吧。（步下亭階，宋玉隨後。）照真正的史實上來講，殷紂王並不是那麼壞的人。特別是我們楚國，本來是應該感謝他的。我們楚國，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殷紂王和他的父親帝乙，他們父子兩代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平定了這南方的東南夷，周人便趁着機會強大了起了，終竟乘虛而入，把殷朝滅掉了。我們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時都受着壓迫，才逐漸從北邊遷移到南邊來。北邊有個地方叫着「楚丘」，你應該是知道的吧，那就是我們祖先所在的地方了。假若沒有殷紂王的平定東南夷，我們恐怕還找不到地方來立腳，我

們的祖先怕都化爲了周人的奴隸呢。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自然要把殷紂王說得來特別的壞，造了些莫須有的罪惡加在他的身上，其實他是並不那麼壞的。伯夷要反對周武王，也就是證明了。

宋玉

屈原

啊，先生這樣的說法，我真是聞所未聞，真是太新鮮，太有意義了。不過這些古事，我們現在儘可以不用管它，像伯夷那種氣節，是值得我們景仰、學習的。他本來是可以做孤竹國的國君的，但他把那種安富尊榮的地位拋棄了，因爲他是明白，在我們人的一生當中還有比那做國君更尊貴的東西。假使你根本不像一個人，做了國君又有什麼榮顯？是，在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的時候，伯夷也儘可以不必死，數數衍衍地過活下去，別人也不會說什麼話的，更假使他再遷就一下，周朝的人或許還會拿些高官厚祿給他。但他知道，那種的高官厚祿，那種的苟且偷生，是比死還要可怕。所以他甯愿餓死，不願失節，完成

宋玉 了他的「一個『人』」。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你懂得我的意思麼？我此刻弄明白了。尤其是史事的背景弄明白了，更加覺得伯夷這個人是值得尊敬。

屈原 在這戰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很要緊。太平時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裏生了出來，在和平裏死了去，沒有什麼波瀾，沒有什麼曲折。但在大波大瀾的時代，要做成一個『人』實在是不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貪生怕死。在應該生的時候，只是糊里糊塗的生。到了應該死的時候，又不能夠慨慨慷慷的死。一個人就這樣糟蹋了。（稍停）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也正是大波大瀾的時代，所以我特別把伯夷提了出來，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來做榜樣。我們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你懂得我的話麼？

宋玉 我懂得了，先生。

屈原 好的，我的話也說得太多。今天的天氣實在太好，我們再到外面的田野裏去走一會兒吧。

宋玉 我願意追隨先生。請先生把阿金交給我抱。

屈原 不要緊，我抱着它好了。

【二人徐徐向外園門走去。

【嬋娟導上官大夫靳尚入場，嬋娟年十六，靳尚年三十以往。

嬋娟 （趨前，呼屈原）先生、先生，上官大夫來了。（屈原與宋玉回身。）

靳尚 （趨前向屈原行拱手禮）三閭大夫，我一早便來打擾你來了。

屈原 （將黃犬交與宋玉，忙忙答禮）承蒙你光降，我們是很高興的。讓我們到前面客堂裏去坐吧。

靳尚 不必客氣了，這兒滿好。我也很忙，有點事情要和你密談一下，這兒好談話嗎？

屈原 只要你不介意，當然是很好談的。（向宋玉與嬋娟）你們兩個可以下去。

【二人應聲，鞠躬後向左側園門走去，將下。

屈原 宋玉，你再轉來。（宋玉回轉身來）我書案上有一篇文章還未繕寫，你去把它繕寫好，我回頭再來校閱。

【宋玉應聲，與嬋娟同下。

靳尚 老兄，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張儀打算到魏國去了。國王還是聽信了你的話，不願意和齊國絕交，因此張儀很失望，沒有面目再回秦國，便打算到魏國去了。

屈原 那是很好的事，是誰告訴你這個消息的？

靳尚 就是南后鄭袖啦。她昨晚告訴了我，還叫我給張儀送了一千五百個刀幣去做路費。說是昨天下午張儀走去向國王辭行，還說要到魏國去尋

外不功等之計，輕
之計也

屈原

找絕色的佳人來獻給我們國王呢。
那個鬼東西！是那樣，我恐怕他還是在作怪。

靳尚

怎麼作怪？

屈原

哼，你相信他真會到魏國去的嗎？他是秦國的丞相，無原無故的便說免了職，跑到了我們這兒來，但他對我們國王所說的話卻都是在替秦國說話。他公然要叫國王和齊國絕交呢。

靳尚

但是秦國不是有報酬給我們的嗎？秦國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啦。

屈原

你要相信他的鬼話！

靳尚

其實國王也多少是有點相信的。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只要和齊國絕一下交，便可以得到六百里的土地，你想，這樣便宜的事情誰個不高興？

屈原

天地間就是不會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嘍！你想，萬一我們同齊國絕了交

，而秦國的土地不給你，你怎麼辦？秦國素來是不講信義的國家，我們關東諸侯如不一致聯合起來，給它一個致命的打擊，它終久會成爲中原的大患。我們在這未來大患之前是不好貪圖小便宜的。更何況張儀是有名的連橫家，他是專們拆散我們的聯合，替秦國打算的人。

靳尚 總之你是佔了勝利了，國王是相信你的話，不願意和齊國絕交了。

屈原 那真是楚國之福，也是中原之福。

靳尚 老兄，我倒羨慕你。你近來在國王面前是言聽計從，你的文章又做得好，每篇做去都討得國王的歡心。我們是相形見拙了。

屈原 羨慕你老兄誇獎。不過我是誠心誠意爲我們楚國謀利益的，國王聽信

了我的話，正是我們國王的賢明；不也就是我們大家的幸福嗎？

靳尚 是的，是我們大家的幸福。不過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幸福切實地分一點

兒給我。

屈原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靳尚 老兄，向來我是不求人的，不過今天我非求你不可了。你是知道的，張儀來的時候，我會經勸過國王聽信他的話，去接授秦國的土地。現在國王沒有採納這項意見。昨天上半天他叫我們兩個人草擬奉答齊王的國書，要重申合縱的盟約，你是手筆快的，怕已經做好了把？

屈原 做是做好了，但還沒有繕寫啦。

靳尚 我是連一個字也沒有做出，但我相信即使做出了，也做不過你的。這樣我便會更討得國王的不高興。我恐怕我的官職會要丟掉呢。

屈原 那你是未免過慮吧？

靳尚 不，國王的脾氣你是曉得的，他是喜怒無常的人，變換得很快，比天上的風雨晦冥還要不可測度。而且他對於一個人是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

屈原

就便那樣，我們謹慎些好了。本來一個人的吉凶禍福也是不可測度的。自古以來，忠心耿耿的人不必一定得吉，有時還要遭凶；奸佞諛諂的人不必一定遇禍，有時還要受福。我們只求其自己問心無愧好了。

假使自己是忠誠一片，就遭凶也沒有什麼，萬一落到了奸佞諛諂的小人的路徑，就受福又有什麼呢？一時的榮華逃不掉千秋的清議！

靳尚

話雖是那樣說，我們自己也不能不未雨綢繆。我自己十分感覺着，我會要失掉國王的歡心。我出的主意近來總不投機，我做的文章又每篇都不合式，這樣下去怎麼辦呢？老兄，我素來是不求人的，我今天特地來求教你，我是要請你援助我一下。

屈原

我怎麼援助你呢？

靳尚

老兄！（向周圍回顧了一下，把聲音放低了一些）老兄，你那篇奉答齊王的國書，好不借給我用用，把這一次的面子送給兄弟？

屈原 你老兄是在和我開玩笑嗎？我的稿子雖然擬好了，但還沒有經過國王的核准，用得用不得也還不能知道。萬一用不得，豈不是使你老兄背罪嗎？

靳尚 你的文章是斷然不成問題的，因為你素來是主張和齊國聯和的，你一定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我呢？要瞞你也瞞不了你，我素來是不大主張和齊國要好的人。現在要我來寫一篇重申縱約的文章，我簡直是一個字也寫不出。所以我希望你老兄這一次務必把這個面子送給兄弟，讓我把你的文章拿到國王面前去，假充是自己做的，使我沾沾你的光。

屈原 不過——

靳尚（見屈原將發言，又搶着補充一句）你老兄的筆下很快，你就立刻再做一篇也不算一回事。

屈原 不過那樣做恐怕有點欺君罔上吧？

靳尙 (有點失面子的神氣) 唉，唉，好在這樣小小的蒙蔽一下，也並不是怎麼壞的事情。反正是你的文章啦，只要能夠把齊楚爾國的國交更加親密得起來，不一樣是國家的幸福嗎？

屈原 好的，這點小忙，我倒很願意幫的。不過我的文章還沒有繕寫好，剛才你是聽見我的，我叫宋玉去繕寫去了，等他繕寫好了的時候，我就送給你吧。

靳尙 唔？宋玉在給你繕寫？那卻不大方便了。我假如是拜借了的時候，豈不是會有第三個人知道，我是在作假嗎？

屈原 我關照他不要多嘴好了。

靳尙 (凝了一下神，心機轉變，突然大笑起來) 哈哈老兄，我真真多謝你的厚意。其實一個人的文章那里可以假得來，你有你的主張，你的筆調，你的辭藻，我也有我的主張，我的筆調，我的辭藻。一篇文章是自

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你老兄此刻雖然沒有老婆，但是頂會咬文嚼字，文人的心理你應該是比任何人還要清楚的吧。

屈原 那嗎，你認真在和我開玩笑了？

靳尚 哈，哈，對不住，對不住，小小的對不住。今天中午國王要同張儀餞行，大概你會參加的吧？

屈原 我還不知道這個消息呢。

靳尚 早遲或許會有人來通知你。對不住，我的事體很忙，我要告辭了，打擾了你一大清早。（拱手告別。）

屈原 （答禮）我送你到前面去吧。

靳尚 不必不必，我就從你這後門出去好了。從這後門走到我的後門還要近些。（說着向後門匆匆走去。）

屈原 （送至門次）再見。

靳尚 再見。(下。)

【屈原走回，步至亭前躑躅，有啼笑皆非之態。復不經意地步上亭階，順手將適才放置在欄上的兩半橘子拿起，在手中把玩，合分之者數次，但無怠意。

【嬋娟復引公子子蘭由左門入場。子蘭年十六，左腳微跛。

嬋娟 先生，公子子蘭來了。

【屈原回身，子蘭趨至亭前，敬立階下行拱手禮。

屈原 (略略答禮) 你們可以到亭子上來坐坐。

【嬋娟導子蘭入亭。

屈原 你們隨意坐坐，不必拘禮。(但因屈原未坐，二人亦不敢就坐。)我這裏有一個橘子，是剛從樹上摘下來的，我送給你們。(二人接受。)

子蘭 多謝先生。先生，你近來好嗎？

屈原 很好，我近來很愉快的，好幾天不見你來了，是在家裏用功嗎？

子蘭 我沒有，先生。因為這幾天我有點兒傷風咳嗽，媽媽要我休息一下。

我今天來，是媽媽要我來請先生的。（微微咳了幾下。）

屈原 南后在叫我嗎？有什麼事體，你可知道？

子蘭 不，我也不十分知道。不過我想，恐怕是爲的張儀要走的事情吧。爸

爸在今天中午要替他餞行呢。

屈原 好的，等我去把衣服換好來同你去。你就留在這兒。（向嬋娟）嬋娟，

你也陪着公子在這兒，不過我希望你們不要拆損花木。

子蘭 先生，你請放心。我是最愛惜花木的人。

屈原 那很好，我回頭就可以轉來的。（徐徐步下亭階，向左側園門下，二

人在亭口鶴立。）

子蘭 （見屈原去後，立即放肆起來，以手攜嬋娟手，向亭引去）嬋娟，我

們坐着談談吧。

嬋娟（引去其手）你不要這樣拉我，我自己曉得坐。

子蘭好的。我是怕你站夠了呢。（自行就亭階口上坐下，面側向前左。）

嬋娟（坐於亭階上）公子，你也請吃橘子。（取出一瓣來嚼食。）

子蘭不，這橘子我不想吃。先生把這橘子一個人給我們一半，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是半邊，你是半邊，合攏來，不就是整個兒的嗎？

嬋娟你總愛說這些沒有意思的話。

子蘭你說沒有意思，滿有意思呢。嬋娟，我倒要問你：先生這幾天說過我什麼壞話沒有？

嬋娟先生沒有說過你什麼壞話，不過也沒有說過你什麼好話就是了。

子蘭當然嘍，先生那里會說我的好話！他喜歡的就是那位專會在人面前討好，比你還要媚態的宋玉小哥哥兒啦！一定又有是怎樣的純真嘍，勤勉

噯，規矩嘍。先生所喜歡的就是那種母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兒嘞。

嬋娟 你一轉身就要說朋友的壞話！

子蘭 嬋娟，我傷負了你心上的人，是不是？

嬋娟 （微微生怒）誰個是我心上的人！你瞎說！

子蘭 我才不瞎說呢，你怕我不明白！那母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兒，就是你心
上的人！

嬋娟 哼，我才不喜歡他呢。

子蘭 （起立）你不喜歡他！喜歡誰？

嬋娟 我喜歡我喜歡的人

子蘭 （俯身以顏面就之）喜歡我吧，是不是？

嬋娟 我喜歡你，喜歡你受罪。（以手推之。）

子蘭 （欲擁抱之）我就讓你受罪！

【嬋娟一閃身跑下台階，子蘭撲空倒地，幾跌至階下。

嬋娟（捧腹憨笑）呵哈哈……跛脚公子，真是受罪！真是受罪！

子蘭（起來，生怒地）你這黃毛丫頭！你怕我不能懲治你！（曳着微跛的脚急驟下階，於階下復失足倒地。）

嬋娟（已作勢欲逃，見子蘭倒地，復大笑）呵哈哈……跛脚公子，你再來吧！你再來吧！有胆量？

子蘭（慢慢爬起來，坐在最低一段的階段上，揉着右膝，表示無再追逐之意）唉，我的脚不方便，反正我也調皮不過你。

嬋娟（微露憐憫意，但也不想近身）恭喜你，恭喜你啦。右脚又跌着了嗎？兩隻都跛起來，豈不是就扯平了嗎？（又笑。）

子蘭（可憐地）你這刻薄鬼！我的脚不方便，你不曉得憐憫，偏要幸災樂禍，加倍的嘲笑。你曉得不？你們女人們愛笑，是不祥的事體啦。從

前周幽王寵褒姒，在烽火台上戲弄諸侯，褒姒一笑而失天下。齊頃公的母親、蕭同叔子笑了晉大夫卻克，蕭同叔子一笑而使齊國遭兵災。你笑我嘛，我看你將來是不得好死的！

嬋娟（莊重了起來）是你自己不好啦。

子蘭 好的，好的，就算我不好吧。我是受了懲罰了。我現在連站都站不起來了。（作欲起立而不能之勢）嬋娟，好姑娘，好姐姐，請你來扶我一下好不？

嬋娟（躊躇）我來扶你，你可不要再胡鬧了。

子蘭 我不再胡鬧了，我央求你啦。先生不要出來了。

嬋娟（稍存警戒意，步至子蘭身邊）好的，我就扶你起來吧。（扶之起立）

子蘭（脚方立定，復反身擁抱嬋娟而欲親其吻）你這次總逃不掉了！好像

伙！

嬋娟（撐紮）你這驕子！你這跛脚驕子！（用力將子蘭推開，反向橋林中逃避。）

【子蘭追嬋娟，二人在橋林中穿插追逐。

【宋玉由左門出場。

宋玉 公子子蘭！公子子蘭！

子蘭（罷追，喘息不定）在這兒呀。

宋玉 先生已經把衣服擦好，在外邊等你啦。

子蘭（向嬋娟，憤恨地）好嘛，算我上了你一次小當。（向宋玉走去。）

宋玉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玩意兒呀？

子蘭（仍在喘息）我們嗎？——我們嗎？在這兒，唉，我們在這兒！
逃藏啦。

嬋娟（大笑）啊哈哈……

（幕）

第二幕

景：

楚宮內廷。

正面四大圓柱並列，中爲明堂內室，左右有房，房前各有階，右爲賓階，左爲阼階。室後壁有奇古之壁畫。左右房與室之間及前側二面均垂簾幕，可透視，房之後壁正中有門，門上有金獸含環，門及壁上均有彩畫。（此在南面，柱用深紅色，簾幕用黃色。）

右翼爲總章內室之右房，亦有階有柱有簾有壁畫等事，與正面同。（此在正西面，柱色同，簾幕用白色。）

左翼爲青陽內室之左房，布置同。（此在正東面，柱色同，簾幕用青色。）

正前隙地爲中閤。正中及左右建櫺不相銜接，其間有側道可通中閤。

明堂內室中設有王位，較高大，左右兩側各設一位。

幕闕，南后鄭袖立正中階上指揮女史數人在室中布置。於王位而以虎皮，其

前亦以虎皮席地。於左右位面的狐皮，其前亦以狐皮席地。另有女史數人在左右房中拂拭編鐘編磬琴瑟等之陳設。

南后年三十四五，美豔而矯健。俟佈署停當之後，略加巡視，表示滿意。

南后 你們倒還敏捷。我還怕你們趕不上時候，現在算好，一切都停當了。
女史之一 啓稟南后，那前面兩房的簾幕，是不是就揭開來？

南后 不，那等開筵之後再行揭開。歌舞的人都已經準備停當了吧？

女史之二 都早已準備停當了，西邊是準備唱歌的，東邊是準備跳舞的。

南后 那很好，還要叫他們注意一下，不要耽誤了時間，不要把次序弄凌亂了。

女史一與二 是，我們一定要嚴密地督率着他們。

南后 我看，你們應該把職守分開一下才好。（指女史之一）你管堂上奏樂和行酒的事體。（指女史之二）你管堂下歌舞的事體。你兩個各自

選幾位得力的人做你們的幫手。你們假使把今天的事體辦得很好，我一定要獎賞你們的。假使辦得不好，那你們可是曉得我的脾氣的哪！

女史一二（表示惶恐，但亦顯得光耀）是，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全力來辦理的。

南后 要能夠那樣，就好。此外一些瑣碎的事體也用不着我吩咐了，你們都是有經驗的哪。總之要能夠隨機應變，一呼百諾，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在預定的節目內的，固然要準備，就是在預定的節目外的，也要有見機的準備。國王的脾氣你們也是很清楚的哪！萬一有什麼差池，實任是要落在你們頭上的。

女史一二 是，我們知道。

南后 好的，那嗎你們可以下去了，假使上官大夫是到了的話，趕緊把他引

到這兒來，說我在這兒等他。

女史等（應命）是。（分別由左右階下堂，再行鞠躬，復向左右手側道下場。）

【南后一人由階階下堂，在中靈中來回躑躅，若有所思。有闕？

女史一引靳尙由左翼側道上。

女史 啓稟南后，上官大夫來了。

【南后回顧，靳尙趨前行禮。

靳尙 敬請南后午安！

南后（略略答禮，向女史）你可以下去。

【女史應命，鞠躬由原道下。

南后（登上右翼總章右房之階段上）上官大夫，我昨天晚上託你的事情，

怎麼樣了？

靳尚 啓稟南后，我是早就應該來稟報的。因為昨天晚上太遲，今早又奉了

命令要準備中午的燕會，所以竟沒有時間來稟報。並且剛才國王出宮外去了，我疑心他是去找三閭大夫，所以我特地跑到屈原那里去探望了一下。好在國王並不在那兒，恐怕是到令尹子椒那里去了！

南后 （略有慍色）你怎這樣的囉唆，我是在問你昨天晚上去會張儀的事情哪！

靳尚 是的，南后，你聽我慢慢的向你陳述吧。我所以跑到屈原那里去的原因，是怕國王到了他那里，又受了他一番鼓吹，而且還怕國王要他令天中午來陪客，那事體就不好辦。好在我跑去看，國王並不在他那兒，我是剛從那兒跑回來的，我想國王一定是到令尹子椒那里去了。要那樣就毫無問題，即使國王要叫令尹子椒來陪客，也是很好商量的。

令尹子椒，那位昏庸老朽，簡直是活寶貝哪。……

南后 哎，你趕快把我所問的事體直切了當地說吧，你到底要兜好多圈子！

靳尚 是，是，很快就要說到本題了。因為事體很複雜，也很要緊，要慢慢

把頭緒理清楚，說來才不費事。南后，慢工出細貨，要想速成，卻愈要慢來才行哪。

南后 (生氣，愈着急) 哎，我看你這個人的話，真是大牯牛的口水，太

長！

靳尚 (略略惶恐) 是，是，是，我就說到本題了。(向四下回顧了一下，

把聲音放低了些) 我昨天晚上到張儀那裏去，我把南后送給他的禮物，親手交給他了。我說，「閣下，南后命我來向閣下問安，送了這點菲薄的禮物，以備閣下和閣下的舍人們向魏國去的路費，真是菲薄得很，希望閣下笑納。」……

南后 你不必把我當成張儀，不要這樣重皮疊嶂的說！張儀到底表示了些什

麼態度？

靳尚

張儀的態度嗎？是，我看他接受了你送給他的禮物，他很高興。他說：「請你回去稟報南后，我張儀實在是萬分感激。因為這次是由秦國失職而來，沒有帶多的盤費，舍人們的衣冠都破爛了，簡直不能成個體統，得到南后這般的厚愛，實在是萬分感激。望你多多在南后面前爲我致謝。……」

南后

哎呀呀，你又把你自己當成張儀了，真是糟糕，到底張儀對於我所要

靳尚

求的事體，他表示了什麼意見沒有？他表示了很多意見哪，南后，你聽我說吧。我對他說：「南后問你是不是很快的便要到魏國去？」他說：「是呀」。我又說：「南后聽說你到魏國去，有意思替敵國的國王，選些周鄭的美女回來，南后是非常感激的。……」

南后 我怎麼會感激？誰要你這樣對他說？

斬尙 唉，南后，你怎得聰明一世——唉，不好說得。

南后 你說我「糊塗一時」吧！我沒有你糊塗！

斬尙 你想，我在張儀面前，怎好直說出你不高興？你從前對待魏美人的辦

法，我是記得的，你怨我再嘮叨一下吧。從前我們的國王有一次喜歡

那位魏國送來的美人，你對她也不表示你的嫉妬，反而特別加以優待

，顯示待你比國王還要喜歡她。因此國王也照常的喜歡你，說你絲毫

也不嫉妬。後來你就對那位魏美人說：「國王什麼都喜歡你，只是不

喜歡你的鼻子。你以後見國王的時候，最好把鼻子掩着」。那魏美人

公然也就聽了你的話。到後來國王問你：「那魏美人見了我爲什麼一

定要掩着鼻子？」你就說：「她是嫌國王有股臭氣。」這樣就使得我們

的國王連把那魏美人的鼻子都割掉了哪。你那個辦法是多麼精明呀！

哼，誰要你來恭維我！我現在的年紀已經不比當年了，我急於要知道穢儀的態度，而且急於要想法來挽救，你偏偏在那兒兜圈子。你是有意和我作弄嗎？

靳尚

南后，你用不着那麼着急，事情已經有了把握，所以我才這樣按步就班的告訴你。假使沒有把握，我實在是比你還要着急呢。

南后

哼，你講，你的把握究竟在什麼地方？你講！你直切了當的講！

靳尚

那張儀究竟是個聰明人，他經我那麼一提，倒有點出乎意外。他問我：「那真是南后的意思嗎？」我說：「南后確實是那樣告訴我的，大概總不會是假的吧。」他躊躇了好一會，接着又說：他往魏國倒並不是本意。因為他從秦國帶來的要求，國王不肯接受；國王不肯和齊國絕交，不肯接受秦國的土地，他就沒有面目再回到秦國去，所以就只得跑回魏國了。（稍停）他就這樣把他的真心話說了出來，所以

這個問題據我看來，倒不在乎他到不到魏國去找中原的美人，而是我們要設法使他能夠回到秦國。

商信

你反正還是囉唆，這算得有什麼把握呢？國王已經聽信了屈原的話，要和齊國重中和親的盟約，已經叫你們在草擬國書了。而且國王回頭就要給張儀餞行送他回到魏國，你有什麼把握能夠使他回到秦國呢？

靳尚

把握是有的。我們所應當爭取的也就是這個中午了。我同張儀商量過一下，我們的意見是應該就在這短期間之內打破國王對於屈原的信用！（口舌帶着熱情地流利了起來）這件事情，須得我同你兩個內外夾攻。國王的性情和脾味我們是磨得很熟的。我自己是早有成竹在心，不過在你這一方面，要望你把你的聰明多多發揮一下哪！

商后

（呈出適意的神氣）哼，你有什麼成竹，你不妨講給我聽聽。（步下階來。）

靳尚 南后，我希望你把耳朵借給我。

【南后以耳就靳尚，靳尚與之低語有間。

南后 （略略搖首）可是，你這把握，並不十分可靠。

靳尚 所以希望你後援哪。

南后 哼，我老實告訴你，我也早就有我的把握的。我所關心的就是張儀的態度。只要他和我們鉅在一起，有心回秦國，那問題就好解決了。

靳尚 是，南后，你的把握，好不也讓我知道了些？

南后 那可不必。「機事不密則害成」，你回頭慢慢看好了。三閭大夫是很快就會到我這兒來的。

靳尚 （驚異） 怎麼？屈原會到這兒來？

南后 是的，我叫子蘭去請他去了，他是一定會來的。

靳尚 （狐疑地）那嗎，南后，我簡直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南后

我的意思，我也並不要你明白。我認真告訴你：國王確實是到令尹子椒那里去了。去的時候我同他說過，回頭我要派你去請他回來。你到子椒那里，一方面也正好趁着機會，把你想要說的話對他說。你等子蘭回來，便可以走了。（突生警覺）外面已經有人的腳步聲，你留意聽。（又低聲補說）還有，你引國王回來的時候從那邊進來（指着左翼）一定要叫兩名女官先把門打開，再揭開簾幕，轉身下去，你們再走進來。千切要照着我所吩咐的做，不准有誤。（斬尙點頭，二人緘默傾聽，向左翼側道方面注視。）

屈原

（在內）子蘭，南后是在什麼地方等我？

子蘭

（同）媽說，在青陽內室呢，你跟定我來吧。

【二人由左翼側道出場。見南后，卽遠遠佇立。

子蘭

媽，我把三閭大夫請來了。

南后（呈出極喜悅的面容，向屈原迎去）啊，三閭大夫，你來得真好。

我等了好一會了。

屈原（敬禮）敬請南后的午安，南后有什麼事體需要我？

南后 要大大的需要你幫忙呢。國王聽信了你的話，不和齊國絕交，張儀是決心回魏國去了。回頭國王要替他餞行，我們準備了一些歌舞來助興，這是非要你來指示不可的。我們慢慢商量吧。（回向靳尚）上官大夫，你的任務，主要是在外面的周旋，你須得叫膳夫，庖人作好好的準備。說不定國王還要插血爲盟呢，珠槃玉敦的準備也是不可少的。

靳尚（鞠躬）是，我一定要樣樣都準備得很周到。我便先行告退。（向南后行禮，又向屈原略略拱手，將由右翼側道下。）

南后（向子蘭）子蘭，你去把那扮演「九歌」的十位舞師給我叫到這兒來，要他們通通都裝扮好。

來，要他們通通都裝扮好。

子蘭 知道了，媽。（向南后及屈原打拱，隨靳尚下。）

南后 （向屈原）三闖大夫，你聽我說。我這個孩子真是難養呢，左脚不方便，身體又衰弱，稍一不注意便要生出毛病。這一向又病了幾天，先生那兒的功課又曠廢了好久啦。

屈原 那是不要緊的。公子子蘭很聰明，只要身體健康，隨後慢慢學都可以學得來。

南后 做母親的人一般總是希望很大的，一方面要孩子的體好，一方面又要孩子的學問好。不過有時候這兩件事情也難得兼顧。所以我在一般人看來，恐怕不免對於我的孩子是有點驕養吧。好在先生是他的老師，有你這樣一位好老師，我看他將來一定可以成器的。

屈原 多承南后的獎勵。子蘭公子，我是把他當成兄弟一樣在看待，我只希望他身體健康，心神愉快，將來能夠更加發奮。我自己是要盡自己的

全力來輔助他的。

南后 多謝你哪，三閭大夫，那孩子真真是幸福，得到你這樣一位道德文章冠冕天下的人做他的老師。事實上連我做母親的人也真真感覺着幸福呢。

屈原 多承南后的獎勵。

南后 子蘭的父親也時常在說，我們楚國產生了你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人物，真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呢。

屈原（愈益恭謹） 臣下敢當不起，敢當不起！

南后 屈原先生，你實在用不着客氣，現在無論是南國北國，關東關西，那裏找不到第二個像你這樣的人呢？文章又好，道德又高，又有才能，又有操守，天下無論那一國的君長怕都願意你做他的人臣，無論那一位少年怕都願意你做他的先生，而且無論那一位年青的女子怕都願意

你做她的丈夫哪。

屈原（有些惶恐意） 南后，我實在有點惶恐。我冒昧的要請求南后的意旨，此刻要我來，究竟要我做些什麼事體？

南后 啊，我太興奮了，你怕嫌我過於嘮叨了吧？我請你來，剛才已經說過，就是爲了歌舞的事情。我是已經叫他們把你的「九歌」拿來歌舞的。經你改編過的那些歌辭，實在是很優美。我是這樣佈置的，你看怎麼樣呢？（指點）在那明堂內室的左右二房裏面陳列樂器，讓樂師們在那兒奏樂。唱歌的就在這西邊的總章右房，跳神的就從那東邊的青陽左房出現。單獨的跳舞在房中各舞一遍，一共十遍；最後的輪迴舞在這中齋跳舞，把「禮魂」那首歌返復歌唱，唱到適度爲止。你覺得這辦法好不好呢？

屈原 那是再好也沒有。

〔南后與屈原對話中，子蘭引舞者十人由右翼側道登場。舞者均奇裝異服，頭戴面具，與青海人跳神情景相彷彿。舞者第一人爲東皇太一，男像，面色青，極猛惡，右手執長劍，左手持爵。第二人爲雲中君，女像，面色銀灰，星眼，衣飾極華麗，左手執日，右手執月。第三人爲湘君，女像，面白，眼極細，周身多以花草爲飾，兩手捧笙。第四人爲湘夫人，女像，面色綠，餘與湘君相似，手執排簫。第五人爲大司命，男像，面色黑，頭有角，手執青銅鏡。第六人爲少司命，女像，面色粉紅，手執掃帚，司情愛之神也。第七人爲東君，太陽神，男像，面色赤，手執弓矢，青衣白裳。第八人爲河伯，男像，面色黃，手執魚。第九人爲山鬼，女像，面色藍，手執桂枝。第十人爲國殇，男像，面色紫，手執干戈，身披甲。十一人步至明堂內室前，整列階下，身轉向外。

子蘭 (俟南后與屈原之誓話告一段落) 媽，這十個人我把他們引來了。

南后 好的。(略作考慮) 我看索性叫那些唱歌的，奏樂的，也通通就位，

預先來演習一遍。三閭大夫，你覺得怎樣？

屈原 那是很好的，待我下去吩咐女官們，叫他們就位好了。

南后 (急忙攔住他) 不，不好要你去。子蘭，你去好了。還要叫沒有職務的女官們都不准出來！你也不准出來了！

屈原 子蘭走路太辛苦——(但他話猶未說完時，子蘭已跛着由右手側道跑

下。)

南后 小孩子還是讓他勤勞一下的好，這不是你素常的教條嗎？(回顧十人

) 我看，你們坐下去好了，站着不大美觀。本來是要讓你們由那東邊

的青陽左房出場的，你們現在已經出來了，就坐在那兒好了。(十人

坐下)。每一個人的獨舞是要在房中跳舞的，時間不夠，我看就只跳

那最後的一輪合舞好了。（又問顧屈原）三閭大夫，你覺得怎樣？

屈原 那樣要好些，的確時間是不夠了。

南后 是的，國王恐怕也快回來了。他是到令尹子椒家裏去了。你是知道他的，他平常每每喜歡做些出其不意的事體。有好些回等你苦心孤詣的把什麼都準備周到了，他會突然中止，但有時在你毫無準備的時候，他又會突然要你舉辦什麼。真是弄得你是急火急。我看他的毛病就是太隨自己高興，不替別人着想啦。就說今天的燕會吧。也是昨晚上才說起的。說要就要，一點也不能轉移。你看，這教人吃苦不吃苦呢？

屈原

南后，你實在太辛苦了，我在家裏絲毫風聲也不知道。剛才上官大夫到我家裏來，才把消息告訴了我。我正想要來奔走一下的時候，公子子蘭便來叫我來了。絲毫也沒有出點力，心裏很惶恐。

南后

三閭大夫，你不必那樣客氣啦。我本來也想早些通知你的，要你來指

導。不過我又想這樣瑣碎的事情不好來麻煩你。你們做詩的人，我自信是能夠了解的，精神要愈恬淡，就愈好。你說是不是呢？

屈原 有時候呢——（想說「有時候是這樣」，但未說完。）

南后 所以我決心不想麻煩你。我想到你的「九歌」，那調子是多麼的活潑，多麼的輕鬆，多麼的愉快，多麼的娓娓呀！那裏面有好些辭句是多麼的芬芳，多麼的甜盞，多麼的優美，多麼的動人呀！我想你做出了那樣的好詩，一定是很高興的。你使我們大家都高興了，我們也應該使你更加高興一下。因此我也就決心自己親自來編排一次，讓你看你所給予我們的快樂是多麼的大呀。

屈原 啊，南后，你實在是太使我感激了。你請讓我冒昧地，說幾句話吧：我有好些詩，其實是你給我的。南后，你有好些地方值得我們讚美，有好些地方使我們男子有婉鬚眉。我是常常得到這些感覺，而且把這

些感覺化成了詩的。我的詩假使還有些可取的地方，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給我的！

南后
（表示極其喜悅的情形） 哦，真是那樣嗎？我真高興，我真幸福，我真感激你啦！不過我自己是明白的，你不一定是完全消意我。像我這樣的人，你怕感着不太純真，不太素樸，不太悠閒貞靜吧？是不是？

屈原
（躊躇着苦于回答）……………

南后
你不說，你的心我也是知道的。不過這是我的性格；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喜歡繁華，喜歡熱鬧，我的好勝心很強，我也很能夠嫉妬，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鬥爭，不是犧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犧牲他的生命。這，我覺得便是我自己的生性。（略停）三閩大夫，你怕會覺得我是太自私了吧？

屈原
（仍苦于回答）……………

南后

我看你不要想什麼話來答復我吧，你不答復我，我是最滿意的。你的性格，認真說，也有好些地方和我相同，你是不願意在世間上作第二等人的。是不是？（略停）就說你的詩，也不比一般詩人的那樣簡單，你是有深度，有廣度。你是洞庭湖，你是長江，你是東海，你不是一條小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個人造的池水啦。你看，我這些話是不是把你說準確了？

屈原

（頗覺不安）南后，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你的好。不過我自己的缺點很多，我是知道的，我是很想盡量地減少自己的缺點的。

南后

也好。或許你能夠甘于寂寞，我是不能夠甘于寂寞的。我要多問花，我要多聽枝葉，我要多多佔領陽光，小草小花就讓他在我的腳下陰死，我也並不憐憫。這或許是我們的性格不同的地方吧。（在二人對話之中，唱歌及奏樂者已全部由內門入房就位，透過簾幕，隱約可見。至

此南后始轉過意念）哦，這樣的話說得太多了，歌舞的人都已經準備停當了，三閭大夫，我看我們就叫他們開始跳神吧。

屈原 好的，就讓他們跳「禮魂」吧。

南后 （向房中奏樂及歌唱者） 你們聽見了吧，要你們試奏「禮魂」之歌。

。（又向舞者）你們可以站起來了。等我站到明堂的台階上去，用手給你們一揮，你們的歌，樂，舞三種便一齊開始。要你們停止的時候也是這樣。（向屈原）三閭大夫，我們上階去吧。

【南后先由西階上（右手賓階）屈原改由東階上（左手阼階），相會于正中之階上。舞者十人前進至舞台前，向後轉。房中人均整飭作準備，注視南后。

【南后將左手高舉，一揮，於是歌舞樂一齊動作。舞者在中露成圓形旋轉，漸集攏，又漸散開。歌者在房中返復歌「禮魂」之歌。

一成說兮會鼓，

傳芭兮代舞，

嫫女唱兮容與。

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歌舞中左側青陽左房之正中後門被推開，二女官走出將屏前簾幕向左右分揭套于柱上。對歌舞若無聞見者然，復由後門退下。

〔南后復將左手高舉，一揮，歌舞樂三者一齊停止。〕

南后 啊，我頭暈，我要倒。（作欲倒狀）三閭大夫，三閭大夫，你快，你

快……（倒入屈原懷中。）

屈原 （因事起倉卒，且左右無人，亦急將南后扶抱）……

【楚王偕張儀，子椒，上官大夫出現于青陽左房，諸人已見屈原扶抱南后在懷，但屈原未覺，欲將南后挽至室中之座位。

南后

（口中不斷高呼）三閭大夫，三閭大夫，你快，你快……（及見楚

王已見此情景，乃忽翻身用力掙脫）你快放手！你太出乎我的意外了！你這是怎樣的行爲！啊，太使我出乎意外了！太使我出乎意外了！

（飛奔向楚王跑去。）

【屈原一時茫然，不知所措。

【楚王及餘人由東房急驟下階，迎接南后。南后由左階奔下，投入楚王懷抱。

南后

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太出乎我的意外了！

楚王

你別心放寬些，不要怕！鄭袖呀！

南后

啊，幸虧你回來得恰好，不然是太危險了！我想三閭大夫怕是發了瘋

吧？他在大庭廣衆之中，便做出那樣失禮的舉動！

屈原（此時始感覺受欺而含怒意地）南后，你，你，你怎麼……

楚王（大怒）瘋子！狂妄的人！我不准你再說話！

屈原（怒形于色，無言）……

南后（氣稍放平）啊，我真沒有料到，在這樣大庭廣衆當中，而且三闖大

夫素來是我所欽佩的有道德的人。

楚王（擁扶着南后）你再放寬心些，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害怕。

【楚王扶南后上階，餘人亦隨後上階。

屈原（見楚王走近身來，拱手敬禮）大王，可否容許我申訴？

楚王（傲然地）我不能再容許你狂妄！噫，你這人真也出乎我的意外，我是把你當成爲一位頂天立地之人，原來你就是這樣頂天立地的！你在人前誇大嘴，說我怎樣的變換無常，風雲莫測，我都可以容恕你。你說

楚國的大事大計，法令規章，都出于你一人之手，我都可以容恕你。你說別人都是纓諂奸佞，只有你一個人是忠心耿耿，我都可以容恕你。但你在大庭廣衆之中，在我和外賓的面前，對於南后竟做出狂妄滔天的舉動，我怎麼也不能容恕。

屈原

（毅然）大王，這是誣陷！

楚王

（愈怒）誣陷？我誣陷你？南后她誣陷你？我還能夠相信得過我自己的眼睛。假使方才不是我親自親眼看見，我也不敢相信。哼，你簡直是瘋子，簡直是瘋子！我從前誤聽了你許多話，幸好算把你發覺得早。• 你以後永遠不准到我宮庭裏來，永遠不准和我見面！

屈原

大王，那請你賜我死，我要以死來表示我的清白！

楚王

賜你死？哼，你有面目值得去死！（回顧令尹子椒及靳尚）你們兩人把他監督着下去，不然他在宮庭裏面不知道還要鬧出什麼亂子。他的

確是發了瘋，南后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我不想過分苛責他，你們也不必過分苛責他，把他的左徒官職給免掉。

子椒

（鞠躬）是。

靳尚

（同時）我們遵命。

【二人上前挾持屈原。

屈原

（憤恨地）唉，南后！我真沒有想出你會這樣的陷害我！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先王先公，列祖列宗，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啊！（被挾持至西階，將由右翼側道下場，仍亢聲斥責）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

南后

（仍在楚王懷中，聞屈原言爲之切齒，似恨復似畏）……

楚王 唉，簡直是發了瘋，簡直是發了瘋。（扶南后坐左席）你不屑害怕，好生休息一下。

南后 （振作了起來）不，大王。我並不怕他，我怕的是對於張儀先生太失禮了。

楚王 （此時彷彿才忽然記起張儀在自己身邊）啊，是的，張先生，真是太失禮了。請坐，請坐。（肅張儀就右席。）

張儀 （拱手謙讓）豈敢，豈敢。

【張儀就座，楚王亦就正中座位。

張儀 請恕客臣冒昧，這位就是南后鄭袖嗎？（對鄭袖作拱手狀。）

楚王 （忙作介紹）呵，是的，是的，這就是我的愛妃鄭袖。（向鄭袖）這位就是秦國的丞相張儀先生啦。我們在子椒那裏碰了頭，所以一直便把他拉來了。

【二人相互目禮。

張儀 我今天第一次拜見了南后，要請南后和大王再恕客臣的冒昧，我才明白——（欲語，但又躊躇。）

南后 張儀先生，你有什麼話就請不客氣的說吧，反正我是南國的女人，不懂中原的禮節的。

張儀 （再作道歉狀）要請恕我的冒昧，我今天拜見了南后，我才明白——屈原爲什麼要發瘋了。

楚王 （大喜，狂笑）呵，哈哈……真會說，真會說。

南后 （微笑）張儀先生，你真是善于辭令。

張儀 真的，客臣走過了不少的地方，凡是南國北國，關東關西，我們中國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而且也過過各種各樣的生活，以一介的寒士做到一國的丞相，公卿大夫，農工商賈，阜隸台與，蠻夷戎狄，什麼

樣的人差不多我都看過了。但要再請恕臣的冒昧。（又作一次道歉狀）我實在沒有看見過，南后，你這樣美貌的人呵！

楚王（愈見高興）呵，哈哈……我原說過，天地間實在是不會有第二個的。

張儀 沒有；沒有，實在沒有。

楚王 昨天你還在替中原的女子鼓吹，你不是說：「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街衢，見者人以爲神」嗎？

張儀 唉，那是客臣的井蛙之見嘍，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啦。我自己是周鄭之間的人，我所見的多是周鄭之間的女子，可我今天開了眼界了。（又向南后告罪）南后，請你再再恕我的冒昧，你怕是真正的巫山神女下凡吧？

南后（微笑）張儀先生，你真是善于辭令。

楚王

好了，好了，你們兩位不必再互相標榜了。（起立，執張儀手一同起立）總之，我看你是用不着到魏國去了，我也不希望你去給我找什麼美人。我是不再聽那個瘋子屈原的話了，我一定要和齊國絕交，要同秦國聯合起來，接受秦國商於之地六百里。

張儀

那真是秦楚兩國的萬幸！

楚王

（又至南后前執其手，使之起立）今天你實在是勞瘁了。瘋子屈原做的東西，我現在再也不能忍耐。今天的跳神可以作罷。（稍停又一轉念）就是今天的燕會也可以作罷。我們同張儀先生此刻到東門外去散步，也不要車馬，我們到東皇太一廟去用中飯，那倒是滿好玩兒的。（回向張儀）好，張儀先生我們就走走。這些鬼鬼怪怪的東西（指中靈中之跳神者，因未奉命不能退場，只三三兩兩或坐或立，散倚于庭中。東皇太一與雲中君坐東房階上，山鬼立于其側。大司命與少司命

壘西房階上，國驍立于其側。東君與河伯倚東房之柱而立，湘君與湘夫人倚西房之柱而立。就儘他們來收拾好了。

【三人行至階前。

【令尹子椒與靳尚復由右手出場，在階下向楚王敬禮。

子椒 啓稟大王，屈原已經解除了他的職位，放他走了。

靳尚 應該補充的是，他走的時候仍然叫不絕口，而且在走之前，把冠帶衣裳都當衆撕毀了。

楚王 (復原聲大怒) 哦，真是瘋子！你們把這些鬼鬼怪怪的東西，通通給我撤消下去！

(幕)

第三幕

景與第一幕同。時間在中午過後不久。

宋玉執竹箒在園中掃除。掃除畢後，復將竹箒倚置亭階前。背倚一株楠樹，從懷中取出「橘頌」帛書放聲誦讀：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讀至此，閉目暗誦。誦至「更壹志兮」不能記憶，乃復張目視書，立即閉目暗誦，又將八句重誦一遍。然後再張目視書，繼續下文：

「曾枝剝棘，圓果團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紛緼宜脩，誇而不醜兮。」

又閉目暗誦。至「精色內白」復不能記憶，張目覩書，復閉頭暗誦。誦畢又從頭誦起，雖途中略有停頓，但終於成誦。於是復繼續讀下文：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讀至此，復行閉目暗誦，此時公子子蘭偷偷由後門入場，輕腳走至宋玉身邊，宋玉未覺。子蘭以手抓宋玉左股，學狗叫，宋玉大驚。

宋玉 啊，你駭了我一大跳。

子蘭 (捧腹而笑) 呵，哈哈……。

宋玉 你怎麼又跑來了，先生呢？

子蘭 先生在明堂太室和我媽在商量跳舞「九歌」的事體啦。「九歌」的跳

神我覺得是滿好玩兒的，我實在是很想看；但媽不要我看。今天真奇怪，平常凡是有歌舞的時候，都是准我看的，獨於今天連演習都不准我看，所以我就偷着空兒跑到這兒來啦。

宋玉 你怕你媽嗎？

子蘭 哼，不僅是我，連我爸爸都還怕她呢。我看宮庭裏面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怕她。就是上官大夫雖然和她感情很好，也是害怕她的，她在她的面前，凡事都只有唯唯聽命的。

宋玉 我看，我們先生似乎不怕她。

子蘭 唉，不錯，先生好像不怕她。看來，使人害怕的人，自己總是不怕人的。除我媽而外，先生也是使我害怕的一個。

宋玉 不過先生是威而不猛，南后恐怕是猛而不威吧？

子蘭 嚇，你公然有胆量，說我媽的壞話了！

宋玉（拱手謝罪）我是說順了口，有罪有罪。

子蘭 你在我面前說說倒沒有什麼，不過你倒要謹慎，擔心你的額子呢。你在讀什麼？

宋玉（以「橘頌」示之）是先生今早做的一首詩。

子蘭（略略看看即退還宋玉）唔，「橘頌」。爲什麼不寫首「蘭頌」呢？那樣的時候，我就佔便宜了。

宋玉 先生的詩裏面，有很多地方是詠到蘭花上來的，我看你佔的便宜已經不少了。

子蘭 那倒不錯，先生我看是很喜歡蘭花的，只是可惜的是不大喜歡我這一個「蘭」。他常常說我不肯用功，他剝苦我，說我會變成蒼茅草，使我怪難爲情的。我有時候倒很想改名字呢。

宋玉 你不肯用功，倒也是實在情形。我看你也用不着用功吧，你是王孫公

子，反正也是變不成著茅草的。

子蘭 對嘍，蘭爲王者之香，說不定我還要變成爲楚國的國王呢。

宋玉 可惜你哥哥在做太子，他現在還在秦國，還沒有死！

子蘭 他不會早死，你能夠斷定嗎？況且我爸爸喜歡我媽，我媽又喜歡我，

只要我媽是高興我做國王，你怕我做不成國王嗎？

宋玉 (戲以帛書捲爲笏，向子蘭敬禮) 啓稟國王，臣宋玉對揚王休。

子蘭 (儼然受之) 要得嘍。我將來假使做了國王的時候，我一定要封你爲

令尹啦。假使你不會做令尹，也要封你爲左徒，就給先生現在的官職

一樣，讓你專門管文筆上的事體。

不錯，這層我倒是很願意的。文筆上的事體，我覺得很有把握。認真說，就是先生的文章，有好些我也不好佩服。就像他這篇「橘頌」，還不是四個字一句，四個字一句的老調子。而且有好多話說了又說，

「深固難徙」就是兩遍，有了「紛其可喜」，又來個「豈不可喜」，有了「獨立不遷」，又來個「蘇世獨立」，豈不是臺上築臺，屋上架屋嗎？先生的脾氣總有些大刀闊斧的地方，他是名氣大了，寫出來的東西人家總說好，假使這「橘頰」換來是我寫的，人家一定要說是幼稚了。

子蘭

你公然批評起先生來了，倒也說得還有點道理。上官大夫和令尹子椒們也愛批評先生，不過他們的見解不同，他們是說他太新了，不看到。照我看來，我是喜歡新，不喜歡老到的。（心機轉變）哦，老實，嬋娟呢？怎麼不見人呢？

宋玉

她在前面用功啦，你來是特地找她的吧？

子蘭

假使是那樣，又會使得你不高興，是不是？

宋玉

我有什麼不高興啦？你不要任意忖度人，你以為我喜歡那種沒斤兩的嗎？哼，我和我的派數不同。你們做王孫公子的人，專愛討便宜，想

嘗嘗小家碧玉的味道。我們出身寒微的人，老實說是想高攀高攀一下的啦。愈難得到手的東西，才叫愈好吃。

子蘭 唉，你還有這一套見解，我倒沒有想出。那嗎你是不喜歡嫵媚了。

宋玉 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喜歡。不過喜歡她又怎麼樣呢？她那樣古古板板的人絲毫也不能幫助我，而且她是丫頭出身啦，假使要拿來做老婆的話，豈不是前途的障礙嗎？

子蘭 唉，你這個寶貝，原來比我還要勢利。你一向裝得來那樣的清高！好的，我從今天起和你做好朋友了。我們將來一定要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你高興不高興？

宋玉 我當然是高興的。就給先生目前對於你爸爸是很大的幫助一樣，我將來對於你也一定有不小的幫助。特別是文字上的工作我是很有自信的。

【屈原散髮，着襲衣，以異常憤激之神態由外園門入場。

【宋玉與子蘭二人見之均大驚，迎接上去。

宋玉 先生，你怎的？！

子蘭 (同時) 出了什麼事體嗎？先生！

屈原 (不加理會，憤憤走至亭階前停步) 哼，真沒有想出，你會這樣的陷害我！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中國呵！

【弟子二人畏縮地走至屈原身邊，欲有所問。

屈原 你們不要接近我，我要爆炸！(以急驟的步武登上亭階，在亭欄上任意就坐。以兩手緊捧其頭，時抓散髮。默坐有間，復以拳頭擊膝，憤然而起，在亭中返復回旋。)

【弟子二人不敢近身，只虔立于階下，面面相覷，手足無所措。

屈原 哼，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們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中國呵！

【此時籬棚之外已紛紛有人探視，但又不敢進園。屈原見有人在園外探視，乃匆匆步下亭階，向內園門走去。

宋玉（胆怯地）先生，好不讓我來扶你？

屈原不，我不願見任何人的面孔。人的面孔使我害怕！（憤憤然下場。）

【弟子二人茫然。

【園外觀衆有惋惜，有詫異，亦有嗤笑者。

宋玉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子蘭看那樣子，先生好像失了本性啦。

宋玉怎麼沒有人跟着他一道回來呢？

子蘭奇怪，真是奇怪！

宋玉我看，你跑回宮裏去，探聽探聽一下情形吧。

子蘭好的，我正在這樣想。我在宮裏的時候，看見他同母親兩個人講得非

常投機噫。該不是在路上遇着了瘋狗吧？

宋玉 就遇着瘋狗也不會有那樣快的啦。總之你還是回去探聽一下的好。

〔衆人將圍門讓開，上官大夫入場。宋玉與子蘭迎接上去。〕

靳尚 （一面前行，一面問）怎麼樣，子蘭公子，你也在這兒？你們先生回來了嗎？

宋玉 剛才回來了。他說，他不願意見任何人的面孔，見了要爆炸。

靳尚 哎，事情真是出乎意外。

宋玉 子蘭 （同時）是怎麼一回事呢？

靳尚 真是出乎意外，不是親眼看見，恐怕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二人 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靳尚 你們想曉得麼？我告訴你們吧。子蘭，你來，我先告訴你。（貼耳與子蘭私語。）

子蘭 嚇？先生會有那樣的事？！

靳尚 我原說不是親眼看見。誰也不會相信的噯。（信步走上台階，故意選擇一地點向園外羣衆而坐。）

子蘭 （隨之而上）詳細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呢？

靳尚 讓我慢慢地同你們講吧，你不要着急。

【宋玉立階下，此刻返身驅逐羣衆。

宋玉 你們這些沒事的閒人，請走開吧，沒有什麼好看的。

靳尚 （阻止之）宋玉，你讓他們聽聽噯。反正今天的事情在都城裏恐怕都已經傳遍了，他們早遲也是會曉得的。讓我親眼看見的人對他們說說，也免得以訛傳訛。你最好還是放他們進園子裏來！

【羣衆聞靳尚言均擁擠入園，宋玉無法制止，只跑到內園門次。

將門掩上。

羣衆 三閭大夫是怎樣的？請你告訴我們！

靳尚 （起立步至亭階）各位隣里，各位鄉長，你們都知道三閭大夫是最有

德行的人嗎？

羣衆 一點也不錯。——他是我們南國的聖人嚳！

靳尚 你們都知道三閭大夫是最會做文章的人嗎？

羣衆 是呵。——我們知道。——他是我們楚國最大的文豪！

靳尚 他把祭十種鬼神的「九歌」改編了一遍，你們是知道的嗎？

羣衆 知道的。——他的新的歌詞我們都能夠唱哪！

靳尚 你們都能夠唱嗎？那，「禮魂」的一首歌詞是怎樣？你們唱唱看！

羣衆之中的一位老者 （站上比靳尚低一段的階段上）好的，我來讚禮，感

唱，你們大家就唱。（稍停作勢）嗓子都潤好了嗎。

羣衆之一部份 好了，請你喊吧！

老者（作勢）好，唱「禮魂」之歌！

羣衆（同聲合唱，同時並手舞足蹈）

「成禮兮會鼓，

傳芭兮代舞，

姁女唱兮容與。

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靳尚（以兩手作勢制止）好了。不要再唱了，我現在要把三閭大夫遇着的

事情告訴你們。

羣衆 好啊！——我們根願意聽。

靳尚 今天中午，國王要給秦國的丞相張儀餞行，我們的南后親自把三閭大

夫的「九歌」排演起來，要讓張儀鑒賞。

羣衆之一部分 南后的本領真不小啦！

靳尚 南后又請三閹大夫去指導。還是叫這位公子子蘭親自到這兒來恭請的

噫。

羣衆之少數 結果又怎樣呢？

靳尚 南后和三閹大夫在宮中導演的時候，叫我到令尹的府上去，把國王請

回來。國王是去和令尹商量事體去了的。我到了令尹家里，碰着張儀也在那兒。國王便順便把張儀，令尹和我一同約回宮裏。

羣衆之少數 又怎麼樣了呢？

靳尚 嚇，真真是出乎意外。在我們回宮的時候「禮魂」歌剛好跳完，再奇

怪也沒有就是我们的三閹大夫了。你們猜，他是怎樣了？

羣衆 怎麼能夠猜得出呢？——這是苦人所難了。——這怎麼猜得着！

老者 該不是因爲過於高興，便失了本性吧？

靳尚 猜得倒也差不多，不過原因却沒有猜着。沒有親眼看見的人誰也猜不着，而且在說出來之後恐怕是誰也不大相信的。

羣衆 究竟是怎樣的呢？

靳尚 （徐徐地）唉，我們跟着國王回到宮裏的時候，「禮魂」歌剛剛跳完了，國王走在最前頭，張儀第二，令尹子椒第三，我在最後。我們親眼看見，我們的三閭大夫站在明堂內室的台階上，緊緊地把我們的南后抱着，要逼着和南后親嘴啦！

羣衆 （嘩然）嚇？三閭大夫會做出那樣？！

靳尚 我原說過，沒有親眼看見的人恐怕是誰也不肯相信的。三閭大夫是那樣的品行的人，地方呢是極其莊嚴的宮庭，人呢又是我們舉國敬仰的南后，那樣的事情怎麼會做得出來呢？（瞥見令尹子椒趕至外圍門口）哦，令尹也到了，又是一位見證到了。你們趕快把路讓開。

【羣衆回頭，同時將路巡讓開。

【令尹子椒走入，宋玉由內園門次迎接上去。

子椒 怎麼樣？三閭大夫沒有回來嗎？

宋玉 啓稟令尹，先生是回來了，不過他的精神很不好，他說他不願意和任何人見面。此刻大概在前面休息吧。

子椒 （見靳尚與子蘭）你們兩位也早到這兒來了。你們見到三閭大夫嗎？

（步上亭階，宋玉隨上。）

子蘭 我是見到先生的，他的衣服也脫了，帽子也掉了，氣憤憤地只是說要爆炸。又說是誰陷害了他，但陷害了的又不是他，是楚國。

子椒 我看他的病實在很深沉墜。（向靳尚）你來是沒有見到他的？

靳尚 我特別關心他，跑來，還是沒有見到。

子椒 （向宋玉）我看怕最好去請位巫師來替他招招魂吧，他是失掉了本性

的哪。

宋玉 令尹，先生對南后有失禮的舉動是實在的嗎？

子椒 怎麼不實在呢？我同上官大夫都親眼看見，國王和秦國的丞相張儀也親眼看見的啦。不過我們幸好回去得早，看見他正撲抱着南后要，和南后親嘴，南后正死死的掙持，喊他快丟手，快丟手。他大約也是看見了國王，也就讓南后掙脫了身。結果嘴是沒有親到的。幸好我們回去得早，假使再遲得一刻，恐怕三閭大夫不僅是丟官，而且還會丟命的啦。你想，國王即使看在公族的分上能夠容恕他，南后怎能夠對他容恕？好在他是作惡未遂，真是不幸中之一幸呢。

宋玉 (嘆息) 哎，我再也沒有想到，我們的先生會走到這一步！

子椒 其實我早就勸告過他的。他的太太去世了兩年多，我早就勸他再討一位，他總是拖延着。你想，一個快到三十歲的鰥夫子，又到了百花爛

漫的春天，怎麼不出亂子呢？我本是要來看看他的，他現在雖然失掉了官職，但我們是同過事來。不過他現在既不想見人，我也不想去騷動他了。（向宋玉）宋玉，你是聰明的孩子，我看你聽我的話，務必要替他招招魂哪。能夠使得他的本性回復，我也不枉和他做了多年的同事，你們也不枉做了一世的師生……

老者 是的，我們也不枉做了一輩子的隣里囉。（向羣衆）各位隣里們，你們快走兩位去紮割一個茅草人來吧！（羣衆中有二三人應聲下場）宋玉小哥，（老者又回向宋玉）你快去把你先生用的衣服取一件來。

宋玉 （頗爲遲疑）……

子椒 宋玉，你照他的吩咐做去，你是先生的得意門生，應該特別盡這一點孝心。

宋玉 不過我怕先生知道了，會生氣的。

子椒 你悄悄地叫婢媵把衣服給你，不要聲張好了。

宋玉 爲盡我的一點孝心，我也就照着這樣做吧。

子椒 那是很好的，我可不能在這兒久留了，我要趕着回去。

靳尚 我也同你一道走嚟，令尹。（回顧子蘭）你怎麼樣？

子蘭 我要留在這兒看招魂，我也是要盡我一點兒孝心的嚟。

子椒 很好很好，你也是先生的弟子，是應該的，萬一爾后回來了，我要替你聲明嚟。好的，各位隣里和這位鄉長，一切的事情就請費心了。

羣衆和老者 我們是一定要盡心的，請令尹放心。

靳尚 好，我們可以走了。

【子椒前，靳尚後，一面走，一面說，下亭，向園門走去。

子椒 唉，真是天有不測的風雲嘍。人太固執了，也實在是招禍的事。

靳尚 不過你叫三閭大夫再討一個，也不是容易的事體。他是懸想過高，不

是神女下凡，恐怕是不能滿足的。

子椒

那就是壞事的根本嚀。會做文章的人總愛胡思亂想。想到盡頭，還是自己害自己嘍，何苦來。

靳尚

真的嘍。「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不知道滿足的人，實在是自取滅亡呀。（二人下。）

老者

（待二人去後）宋玉小哥，就請你快去，把先生的衣服取來。

宋玉

（向子蘭）公子子蘭，那內圍門要請你照料一下。（二人向內圍門走去。）

子蘭

你去好了，我還希望你把嬋娟也叫出來嘍。

宋玉

叫我可以替你叫，不過她出來不出來我就不能担保。我看你恐怕也要讓這位老伯伯替你招魂魄吧。

子蘭

你這刻薄鬼，先生瘋了，你才高興嘍，現在沒有人能夠蓋得過你了，

是不是？

宋玉 哼！你真聰明！（下）

老者（搖頭）哎，這些年青人，真是毫無有點真正的孝心！呵，茅草人也紮來了。你們真快。

【茅草人者由後園門跑回，將茅人交與老者。

其中之一人 我們能齊心，就幹得很快。

老者 現在是趕急，愈快愈好哦。（接受茅人在手，抱之入亭，倚立欄杆上
。又返向羣衆。）你們大家先來做一番法式。你們圍成一個圈，等我開始施法的時候，你們就唱「禮魂」，要一面唱，一面跳。

【羣衆圍成一圈。

【宋玉抱白衣一襲，嬋娟抱黃犬同由內園門入場。老者奔下亭來接去白衣，復奔至亭上。

老者 還要幾珠親人的血來滴在茅人上，要童男童女才行。三閻大夫沒有親人在場，我看嬋娟姑娘的血是可以用的啦。嬋娟姑娘，你請來，把你的指頭刺破，滴幾珠血在這茅人頭上。

羣衆（且嬋娟躊躇）你連這點孝心都沒有嗎？我們都在幫忙啦。

【嬋娟將黃犬交與宋玉，奔至亭上。

老者（向羣衆唱）招魂開始，請先唱「禮魂」之歌。（持衣至茅人前行垂拱禮）

【羣衆唱歌，返復三遍。停止，散立亭下。

老者（唱）「禮魂」已畢，再請灌血。（領嬋娟至前，取小刀刺破其右手中指，滴血數珠於茅人頭上。揮嬋娟下亭。）

【嬋娟下亭步至宋玉處，宋玉交還黃犬。

老者（持衣向空中招展）東皇太一，赫赫明明，大小司命，雲中之君，請

你們齊來鑒臨。今有楚大夫屈原，魂魄離散，隣里鄉黨，爲之招魂。敬求各大明神憐鑒，將其魂魄放還故鄉。

（祝畢，將衣裹于茅人身上，復行垂掛禮一次，將茅人抱起，先向東方招展。拖長聲音唱喚）三閭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同聲和之）你不要到東方去，東方有十個太陽，把金石都要融掉，又有一千丈長的魔鬼，要把你的靈魂抓去的。

（向南方招展）三閭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南方去，南方有吃人的蠻子，頭上雕着花，牙齒是漆黑的，又有吃人的蟒蛇，吃人的狐狸精，吃人的九頭蛇，都會要把你吃掉的。

（向西方招展）三閭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西方去，西方有千里的流沙，你滾進去便會爛掉。又有和象一般大的紅螞蟻，和葫蘆一樣大的黑馬蜂，會把你蛀得精光的。

（向北方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北方去，北方是一片的海冰山，草也不能生，木也不能長，你去了要凍壞的。

（立亭正中向天上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天上去，天上有九重天門，都有虎豹把守。還有九頭的怪神，趕着一大羣豺狼，專等人去便抓來投進深淵。上帝是不大管事的呀。

（走至亭口，將茅人向地下招展）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你不要到地下去，地下有土伯把守，三隻眼睛兩隻角，頭如老虎身如牛，把人捉去當點心，背脊隆起血滿手，你千切不要去吧。

（在亭中開始打回旋）三閻大夫，你回來呀！（羣衆和之）回到你的故鄉來。你的橘子園在這兒，你的亭台在這兒，你的隣里在這兒，你的嬋娟在這兒，你的子蘭和宋玉在這兒，你的小黃狗兒也在這兒呀！

（回旋愈轉愈急）三閭大夫，你快請回來呀，快請回來呀……（愈唱愈快，羣衆均齊聲和之。）

【屈原身着黑色長衣，披髮，突由內園門走出，羣衆及宋玉子蘭因回旋呼唱，嬋娟則因注意衆人行動，均未覺察。

屈原（憤憤然）你們在這兒鬧些什麼！

老者（趨下亭，向屈原行拱手禮）三閭大夫，我們在替你招魂呢。

屈原 誰要你們替我招魂？！你們這些沒靈魂的！你們要聽那妖精的話，說鳳凰是雞，說麒麟是羊子，說龍是蚯蚓，說靈龜是甲魚，誰要你們替我招魂！你們這些沒靈魂的！你們要聽那妖精的話，說芝蘭是臭草，說菊花是砒霜，說玉石是煤渣，說西施是嫫母，你們這些沒靈魂的！誰要你們替我招魂！（急由老者手中將茅人奪去。）

老者

（大驚抱頭鼠竄）呵，真是瘋子！真是瘋子！要打人啦！

羣衆

（皆大驚愕，急向後門逃竄，異口同聲地）瘋子要打人呀！瘋子要打

人呀……（一哄而散）

屈原

（憤憤地望着衆人的背影，最後將茅人投擲于地）唉，你陷害我，你陷害我，但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阿！（抱頭一轉身，復急驟地走入內園門，下。）

【宋玉、子蘭、嬋娟三人佇立望門內，默然有頃。宋玉一人拾茅人步上亭中倚之于憑欄上，徘徊，有沉思之態。

子蘭

呵，簡直把我駭倒了。這兒我是不敢再呆的，我也永遠不想再來了。

嬋娟，你怎麼樣？

嬋娟

我怎麼樣？

子蘭

你不怕瘋子嗎？

嬋娟 要你才是瘋子，我不相信你們的話！

子蘭 哼，擺在眼前面的事情你都不相信嗎？

嬋娟 我說不相信就不相信，我們先生不是明明說遭了陷害嗎？不過我還不

敢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罷了。

子蘭 剛才令尹子椒和上官大夫都來過，他們所說的話，可惜你沒有聽見。

嬋娟 他們說了些什麼話？

子蘭 他們本來是來看先生的，因為先生不願見人，他們便和我們大家說了

一些話便走了。

嬋娟 究竟說了些什麼話？

子蘭 他們說：他們親眼看見，先生在宮庭裏面抱着我的母親要親嘴呢。

嬋娟 瞎說！我才不信這些鬼話！

子蘭 鬼話？哼，詳細說起來呢，恐怕也不由你不相信。今天清早我來請先

牛進宮裏去，你是曉得的。媽媽請他，爲的要跳「九歌」神給張儀看。媽媽和先生在宮裏作準備。爸爸呢，到令尹子椒家裏去了。時間快到了，媽媽叫上官大夫去把爸爸請回來，碰着張儀也到了令尹子椒家裏。爸爸便同着張儀，令尹子椒，上官大夫一道回宮。誰個想到他們一走進宮裏，便看見先生就這樣（作欲撲抱勢，嬋娟警退。）撲抱着媽媽，媽媽也正在和他死拚。你想，這還成什麼體統呢？好在先生一看見爸爸就把媽媽丟了。爸爸生了氣，撤了先生的職。令尹子椒剛才說：他們回去得恰好，假使再遲得一刻，恐怕先生當僅丟官還不能夠了事的呢！

嬋娟 他們真的是這樣說的？

子蘭 誰還騙你？你去問宋玉好了。對不住，我還有點兒要緊的東西要去收拾一下。（入內園門。）

嬋娟（步至亭前）他們真是那樣說的嗎？

宋玉 可不是。而且前後不同時的來，前後不同時的說，說得來却是若合符契。

嬋娟 你肯相信？

宋玉 我現在正在爲這件事躊躇，覺得要想不相信也好像不由你不相信。先生繲居了兩年多，又是春天囉。

嬋娟 哼，你也要侮辱先生！我早就曉得你這個人是靠不住的！

宋玉 你罵我好了，其實我也希望能夠不相信。你要說不相信的話，你又有什麼證據呢？

嬋娟 不是我親眼看見的，任你怎麼說，我也不相信。你說證據嗎？我自己就是一個證據囉。你想，我朝夕都在先生近前服侍，先生待我完全就給自己的嫡親的女兒一樣，絲毫也沒有過什麼苟且的聲色。這不就是

鐵的證據嗎？

宋玉（微笑）嚇嚇，嬋娟姑娘，你也未免把你自己太看高了！

嬋娟 什麼！你這樣說，你簡直是先生的叛徒！

宋玉 抱歉得很，實在也沒有辦法。我也感覺着在這兒呆不下去了。辜負了先生教育了我一場，不過我也算把先生的長處學到了，嬋娟，你請上來，我要送你一樣東西。

嬋娟 誰要你送我什麼東西！

宋玉 是先生寫的東西啦。

嬋娟（跑上亭去）先生寫的！

宋玉（自懷中將「橘頌」取出）是今天清早先生寫的一首新詩。（授與嬋娟。）

嬋娟（受書展視，呈喜悅色。）呵，「橘頌」，讚美橘子的詩，橘子是我

很喜歡的東西。

宋玉 今天清早就在這座亭子上，先生把這首詩給了我，同時還給了我一席很長的教訓話呢。

嬋娟 你把那教訓話也給我吧。

宋玉 太長了，我也記不清楚了。聽的時候倒覺得很深刻。現在呢？可又是一番感覺了。不過大意我是還記得的。先生要我把橘子樹來做老師，說橘子樹是怎樣的不怯懦，不懈怠，不遷就，就是把這詩裏面的意思來敷衍了一遍的。

嬋娟 還說過什麼話沒有呢？

宋玉 還說過一些大波大瀾的時代。他要我把餓死在首陽山上的伯夷來做榜樣，就是氣節要緊。說我們處在目前的大波大瀾的時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

嬋娟 哦，這話多麼好啊？

宋玉 是好呵。我清早聽見的時候，委實是刻骨銘心的。不過我現在是感覺

着：說話倒還容易，做人實在是太不容易呀。

嬋娟 你的意思是說先生言行不符了？

宋玉 我只是說我自己的感覺，你不要又扯到先生名下去。不過先生還告訴

了我一些話，我實在是受益不淺。

嬋娟 還告訴了些什麼話呢？

宋玉 是關於做詩的經驗啦。先生說他是拚命的在向老百姓學，在向小孩子

們學。他教我不要把先生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嬋娟 哼，大約你現在很覺得比先生還要高些吧？

宋玉 不要儘是那樣挑剔吧，嬋娟，向老百姓學，實在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我不瞞你說，我剛才在這兒看見那位老頭子在給先生招魂的時候，我

得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停兩天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就安它一個「招魂」的題目吧。我相信這一定，可以成爲一篇傑作，比起先生的「九歌」來，是會毫無愧色的。

嬋娟 那真是恭喜你，不過希望你不要做來招你自己的魂。

宋玉 你高興要罵，你就罵吧。（下亭階）反正我在這兒呆不下去了。

【此時子蘭抱若干古老竹帛卷冊復由內園門入場。

【屈原之老闍人阿汪，及老灶下婢阿黃各負行李隨其後。

嬋娟 （在亭上叫出）阿汪，阿黃，你們要到那里去？！

汪 對不住，我們在這兒呆不下去了。

黃 我害怕呢，嬋娟姑娘。

嬋娟 你們到底要往那里去？！

黃 子蘭公子憐憐我們——

汪 要把我們收進楚王宮裏去啦。

宋玉 (下階與子蘭對面) 公子子蘭，請你也把我收進宮裏去吧。

子蘭 那不成問題。我的媽也喜歡你，她一定是很高興的。

宋玉 放在先生這兒的東西，除這阿金之外我想一概也不帶了。

子蘭 你還帶什麼，你怕宮裏少了你的使用嗎？我這些東西（示以所抱卷冊）你是曉得的，是從宮裏抱出來的楚國的國史「杌檮」啦，我不抱回去，那關係可太大。事實上這阿汪阿黃我都不帶他們帶行李的，他們偏偏要帶，也就只好聽隨他們了。

宋玉 把「杌檮」讓我來抱一部分吧。

子蘭 好得很。（分一半與之。）

【嫫媧一人立於亭口，將牙關緊緊咬定，心中有無限的悲憤，憎恨，淒涼，種種複雜的情緒潮湧，自臉上可以看出。

子蘭（步近亭階，故意鄭重的向嬋娟）嬋娟姑娘，我要向你告辭了。不過在我臨走之前，我還要奉承你幾句，你允許我吧。

嬋娟（仍鶴立不動，並緘默無言）……

子蘭 今天清早我在這座亭子上問過你：你到底喜歡什麼人？你答應我說：你喜歡你喜歡的人。現在我算確確實實弄明白了。你喜歡的不是我這跛了脚的公子，你喜歡的是那失了魂的瘋子啦！

嬋娟（怒極欲涕）你們這些沒靈魂的東西！

子蘭 你也不必那樣動怒。我還要告訴你一個使你也失掉靈魂的消息——先生已經失蹤了!!!

嬋娟（大驚）什麼？

汪 是的，先生剛才從前門跑出去了！

黃 先生剛才從園子裏回轉去的時候，便戴上一頂高帽子，佩着那把很

的寶劍，跑出去了！

嬋娟 先生要到什麼地方去，沒有對你們講過嗎？

黃 他老是那樣氣汹汹的，什麼也不說。

汪 誰也不敢問他一聲啦。

宋玉 （初聞失蹤之說亦略略表示吃驚，繼而沉靜下來，此刻更沉靜地）我看，先生這一出去，不是想殺人，便是自殺啦！

嬋娟 （飛奔下亭，向內園門跑去，口中還叫）先生，先生……（閉幕之後此呼聲尚未止息。）

餘人 呵，快走，快走，又出了一個瘋子！（向外園門跑去。）

（幕）

第
四
幕

景·

楚國郢都之東門外，右手一帶城牆，有城門一座，城門上篆書「龍門」二字。以自然之小河爲滾，滾上有堤，遍栽楊柳，滾水在舞台上橫貫，折向左翼，有橋在左露出，與城門約略正對，橋之彼端隱沒。

堤上右翼靠城處有一中年人頗似隱士，在柳陰下垂釣，另有一老翁在橋頭近處守着一架四角網，時而舉出水面，時復放下。

太陽西斜的時候，天上雲霞。時刻改變顏色。

嬋娟蒼惶由城門跑出，四下張望，遇老嫗一人，由橋頭過來，行將入城。

嬋娟 老媽媽，你在橋那頭的路上看見我們的先生沒有！

老嫗 你的先生是誰？

嬋娟 三閭大夫啦。

老嫗 哦，聽說他瘋了，我沒有看見他啦。（入城。）

【嬋娟佇立路頭，躊躇有間，繼奔至橋頭向老翁發問。

嬋娟 老伯伯，你在這兒看見過三閻大夫沒有？

老翁 我沒有看見過啦，聽說他發了瘋，不曉得是怎麼樣了。

釣者 (向老翁) 你們都說三閻大夫發了瘋，其實真是活天冤枉！

老翁 先生，我不過是聽見路過的人那樣說，我並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咧。

釣者 大家都在說：三閻大夫發瘋了，三閻大夫淫亂宮廷，唉，真真是天曉得！

嬋娟 (向釣者走近) 先生，你是曉得那詳細的情形嗎？

釣者 我是親眼看見的啦，姑娘。

嬋娟 好不，請你告訴我？

釣者 (把嬋娟打量了一下) 姑娘，你是三閻大夫的什麼人？

嬋娟 我是服侍先生的嬋娟啦。

釣者 哦，是的，「九歌」裏面有你的名字，在「湘夫人」歌裏面，我記得

有「女嬋娟兮爲余太息」的一句啦。我倒先想請教你，三閭大夫，回去之後的情形是怎樣了？

嬋娟 先生回到家裏很生氣，不知道怎的，冠帶衣裳都沒有了，曾經休息過一下，任何人也不願意見。後來後園子裏面有很多隣里來替他招魂，都說他是瘋了，要把他的魂魄招轉來。聽說上官大夫和令尹都到過我們的後園來，也都說先生是瘋了。先生被大家鬧醒了，到園子裏來看，更加生氣，他便跑到外面來了，不曉得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釣者 唉，大家那樣沒有見識，倒真的會把三閭大夫逼瘋呢！我是明白的，今天的事情實在夠他忍受。

嬋娟 先生，務必請你告訴我吧，詳細的情形我還絲毫也不知道，我還沒有問過，因爲我也不敢問啦。

釣者 好的，我就告訴你吧，嬋娟姑娘，你可曾知道秦國丞相張儀，到了我

們楚國來的這件事體嗎？

嬋娟 我是聽見先生說過，說他到我們楚國來，要我們和齊國絕交，並且和秦國要好啦。

釣者 是的，張儀就是那樣的一位連橫家，他專門挑撥我們關東諸侯自相殘殺，向秦國稱臣，好讓秦國來併吞六國，但是我們三閭大夫的主張和他恰恰相反，你是知道的啦。

嬋娟 是的，我早知道。我們先生是極力主張和齊國聯合以抵抗秦國的侵略的。

釣者 所以，我們楚國幸虧有三閭大夫，平常我們的國王也很聽信三閭大夫的話。這一次張儀來也沒有達到他的心願。我們的國王是聽信了三閭大夫的話，不肯和齊國絕交，也不願和秦國要好，因此張儀便想朝魏國跑了，魏國是他的祖國啦。

漁翁 張儀是魏國的人嗎？

釣者 可不是？他還是魏國的公族餘子呢。張儀要到魏國去，國王打算在今天中午替他餞行。

嬋娟 我也聽見這樣的消息，但不知道詳細的情形是怎樣。

釣者 今天中午，國王打算替張儀餞行，南后便命令我們在明堂中庭跳神，就是跳三閭大夫的「九歌」，我扮演的是那河伯，姑娘你要知道，我是一位舞師哪，我是頂喜歡三閭大夫的歌詞的一個人。

嬋娟 哦，是那樣的，後來怎麼樣呢？

釣者 快到中午時分，公子子蘭來叫我們到中庭去，準備聽南后和三閭大夫的指示。我們到了那兒，看見南后和三閭大夫兩人立在那兒。南后點頭又叫唱歌的和奏樂的通同就位，便叫我們跳「禮魂」。南后和三閭大夫便立在明堂的階上看我們跳神。我也記不清跳了好幾個圈子的時

候，桌首的青陽左房的後門被推開了，有兩位女官走出來又把前面的簾幕揭起了，悄悄地又退了下去。接着南后便命令停止歌舞。我這時候剛跳到明堂階前，我是聽得清清楚楚的。我聽見南后對三閻大夫說：

：「啊，我發暈，我要倒，三閻大夫，三閻大夫，你，你快，你快！」

「便倒在三閻大夫的懷裏去了。」

嫫媧 南后病了嗎？

約者 你聽我慢慢的說吧。就在那個時候，國王和張儀，令尹以及上官大夫在青陽左房裏出現了。嚇，就在那個時候，那南后，真兇，真毒辣，一個鶴子翻身，大聲喊着：「三閻大夫，你快，你快，你快放手！你太使我出乎意外！你太使我出乎意外！在這樣大庭廣衆當中，你敢對于我這樣的無禮，你簡直是瘋子！」

嫫媧 (切齒扼腕) 哎，南后竟這樣，竟這樣的陷害先生！

釣者

後來她就跑到國王懷裏去，國王也就大發雷霆，罵三閻大夫是瘋子，叫令尹和上官大夫兩人把他押下去，撤了他的官職。後來聽說三閻大夫的衣裳冠帶都是當着衆人自己撕毀了的呢。

嬋娟

（愈見切齒欲泣）這，這，先生一定是很危險。

釣者

真的啦，那樣的毒辣，連我們旁觀者的腦子差不多都震昏了。

嬋娟

（同上）先生一定很危險，一定很危險！（飛奔沿着城牆跑下。）

老翁

唉！想不出竟有這樣冤枉的事體啦。

釣者

其實事情也很簡單，只要當場問一下便可以弄明瞭的。但我們的國王在盛怒之下，不但想問問我們當場的人——當場的人並不少，我們跳神的是十個，還有唱歌的和奏樂的，他不但想問問我們，連三閻大夫要想申訴幾句，他都全不允許，只是一味的痛罵，一味的責讓，甚至連三閻大夫請他賜死，打算以一死自明心跡，他竟罵他連死都不

配。就這樣生捨活奪的便加上了他一個瘋子和淫亂宮庭的罪名。

老翁 這怎麼受得了呢？不瘋也會瘋的！

釣者 你沒有當場聽見，三閭大夫在被押走的時候，說的那幾句侃侃諤諤的憤極的話呢。

老翁 他是怎樣說的。

釣者 他說：「南后，我真沒有想出你竟這樣的陷害我！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中原啦！」他這幾句話真是把我們全身的骨節臟腑都震撼了。

老翁 就連我現在都還聽得毛骨悚然呢。

釣者 後邊有人來了，回頭再講吧。

【二人沉默。

「屈原由左手登場，冠切雲之高冠，佩陸麗之長劍，玄服被髮，顏色憔悴，與清晨在橋園時風度，判若兩人。頸上套一各種花草所編製之花環，口中不斷謳吟，時高時低。步至橋頭略略佇脚，欲過橋，但又中止，仍沿着濠堤前進。」

「斷續可聞之歌詠乃九章「惜誦」詞句，唯前後參差，不相連貫，蓋此時「惜誦」章正在醱酵醞釀之中，尙未達到完成之境也。」

「言與行其可跡兮，

情與貌其不變。

九折臂而成醫兮，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晉申生之孝子分，

父信讒而不好。

行僻直而不豫分，

綏功用而不就。」

「懲熱羹而吹蘿兮，

何不變此志也。

欲驛階而登天兮，

猶有羲之態也。」

「忠何罪以遇罰兮，

亦非余之所志也。

行不羣以顛越兮，

又衆兆之所哈也。」

〔返復謳吟，俯首徐行，行至垂釣者前。〕

釣者 (起立) 三閭大夫，你不是三閭大夫嗎？

屈原 (初不加以理會，繼乃含愠地) 我不是三閭大夫，我已經不是三閭大夫了！

釣者 是的，屈原先生，請你恕罪，我是知道的，剛才有位媒媢姑娘在這兒來找過你啦。

屈原 你是什麼人？

釣者 我是黃河的神。

屈原 (以爲受了玩弄) 哼，你！沒靈魂的！

釣者 先生別生氣，我是今天跳你「九歌」中的河伯的人。

屈原 今天的事體你是在場啦。

釣者 我最能明白先生，你那一腔的冤曲。

屈原 唉，我多謝你。（拱手）我算第一次受着了真正的安慰。

釣者 我扮演河伯正跳到階前，南后對你說的話我聽得最清楚。

屈原 唉，我真不知道她爲什麼要那樣的陷害我！

釣者 屈原先生，那原因我倒是很知道的。

屈原 你知道的？你怎麼會知道？

釣者 先生，你被他們強迫走了之後，國王和南后還和那張儀談過好一陣的話呢。

屈原 他們談了些什麼？

釣者 哼，那張儀真是一個奸滑的小人！從前他在我們楚國做過小僮，偷過

丞相家裏的璧玉，我看是千真萬確的。他真是一個巧言令色的小人。

屈原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

釣者 他當着楚王和南后面前，把南后恭維得無以復加，說她是巫山神女下凡，說她是天下第一，國色無雙，把楚王和南后都說得不亦樂乎，而且他還傷負到你呢。

屈原 在他是必然的，我屈原就是他張儀的眼中釘啦。他又是怎樣傷負釣者 他說，他得見了南后一面，才明白你爲什麼要發瘋了。

屈原 哼，真是下流！是這樣看來，恐怕是張儀和南后在通同作弊啦。

釣者 我也正是這樣想，而且有充分的證據。他把國王甜着了，國王便高興得昏天黑地，他說：「張儀，你用不着再到魏國去了，我也不要你去找什麼周鄭的美人了。」他又說：「我也不再聽瘋子屈原的話，我決定和齊國絕交，決定和秦國要好，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

屈原 （心氣漸見和平起來）是這樣看起來，完全是張儀那小子在與妖作怪啦。

釣者 我正是這樣看法的，我看一定是那張儀，看見國王聽信你的話，不肯和齊國絕交，所以就想用女色來打動國王，同時也是威逼南后，要她在國王面前毀壞你的信用，你的信用毀壞，他的奸計也就得售了。

屈原 一點也不錯，哼，我們的楚國便被這小偷偷了去！（厲聲叫出）啊，南后，我們的國王，你們怎麼那樣的愚昧呀！

【楚王南后張儀由橋頭步出，衛士八人稍隔一間，隨後。

楚王（偕餘人步至橋前隙地，手指屈原）哦，那瘋子還在那兒罵我們啦！
南后（急急獻媚）你不要生氣，我們叫他來問問他，逗逗瘋子，是滿好玩兒的。

楚王 啊，好的。（回頭衛士）你們走兩個去，把三閭大夫請來。

衛士二人（應命行至屈原前）三閭大夫，國王請你去。

屈原（喜形于色）好的，我就去。（回頭，向釣者）剛才多謝了你。

釣者 希望先生保重。

【屈原偕衛士至國王及南后前行垂拱禮，唯對於張儀不加理會。

南后 （含笑）三閭大夫，你那花環是那個給你的啦？

屈原 是我自己剛才編的。

南后 好不送給我？

屈原 南后喜歡，我願意奉獻。（取下奉之。）

南后 （接受以戴于頸上，故作種種姿態）啊，這是多麼美麗，多麼芬芳呀！

這比任何珠玉瓊瑤的環佩還要高貴，我自己就好像成了湘夫人，成了巫山神女啦。（突然呈出狂態）是的，吾乃巫山神女是也，三閭大夫，你剛才向我求愛，你現在又送我花環，你準備什麼時候和我結合？

【楚王及張儀均笑，屈原則頗窘。

屈原 南后，請你不要以爲我是瘋子，我並沒有瘋。

南后

是的，你並沒有瘋，我知道你是誠心愛我，我也誠心愛你啦。我要請求上帝，封你爲巫山山神，你可高興吧？（轉眼向天，拱手而訴）啊，上帝，我赫赫明明的上帝，下神乃巫山神女，皆因有南國詩人，三楚才子，姓屈原字平者，迷戀妾身，神魂離散，務求上帝憐鑒，封之爲巫山十二峯之山神土地，以便與小女神朝朝暮暮爲雲爲雨。

【楚王及張儀益笑，屈原更窘。

屈原

我誠懇地請求你，南后，你不要降低了你的身分。

南后

是啊，我的身分是很高的，哦，我想起來了，吾乃大舜皇帝之妃湘君，湘夫人是也。可憐的大舜皇帝呀。你的靈魂失掉在蒼梧之野，你到底在那兒飄蕩呀！（一轉眼覷着屈原）啊，你不就是大舜皇帝嗎？你爲什麼在這兒呀！你怎麼不答應我一聲？你怎麼不說話？你使我們想得你好苦呀！汪汪汪……（假哭。）

【楚王與張儀大笑，屈原漸漸含怒，將牙齒咬緊，怒視張儀。

南后

你使我們好傷心呀，我們的眼淚都哭乾了，一珠眼淚水也哭不出來了，我們的眼淚都哭在湘妃竹上去了。湘妃竹每天清早都在哭，每天晚上都在哭啊，我們就是湘妃竹，湘妃竹就是我們呀。汪汪汪汪……。

【楚王張儀捧腹絕倒，屈原忍無可忍，怒叱張儀。

屈原

張儀！你這盜竊璧玉的小偷，有什麼值得你笑！你這賣國求榮的無賴，你這巧言令色的小人，有什麼值得你笑！你的下體挨過打的癢痕還在吧？有什麼值得你笑！

【楚王與南后仍笑不止，張儀則愕然。

屈原

你曾經在我們楚國做過小偷，偷了我們令尹家裏的璧玉，你挨過好幾百板子，你忘記了？

【楚王與南后仍笑不止，張儀無言。

屈原

你曾經到蘇秦那里去討過口，你該還記得？你叫你老婆看過你嘴裏的

舌頭，看被打掉了沒有？你該還記得？你生爲魏國之人，而且是魏國

的公族餘子，你跑到秦國去便德惠秦國侵略魏國，你跑回魏國去又勸

魏國去投降秦國，你簡直是不知羞恥的賣國賊！你連你自己的父母

之邦都要出賣，你何所愛於我們楚國？你是最陰險的秦國的奸細！你

叫我們和齊國絕交，那才好讓你們來各個擊破啦！你說要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誰個能夠相信你的鬼話！

【楚王與南后止笑，漸就嚴肅。

張儀

（頗含愠怒）屈先生，我希望你講求一下禮節，假如你不是瘋子。

屈原

哼，瘋子！你這諛諂面諛的小人！你在國王面前說過的話我怕我不知

道，你在南后面前說過的話我怕我不知道，你把我們的國王當成了什

麼人？你把我們的南后當成了什麼人？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

張儀（搶着說）我把你當成着病人！

屈原

（不等他說完，亦搶着說）你說要爲國王去尋求周鄭之間的美女，你說南后是巫山神女下凡，你說我是爲了南后而發狂，你這無恥的謔言，你這巧言如簧的挑撥離間，虧你還帶着一個人的面孔！（略停，調整呼吸。）

【楚王與南后無言，楚王時而瞥視南后，有欲發作之意，但見南后無表示，則復隱忍。

張儀

（故示鎮靜）你發洩夠了吧！我是在國王和南后面前，不願意和你這病人多作糾纏，你是愈說愈不成話了！

屈原

不成話？你簡直不是人！你戴着一個人的假面具，到處替秦國破壞中原的聯合，你怕我沒有看透你，你想謀害我們楚國，你離開我們齊楚兩國的國交，好讓秦國來牟取漁人之利，我相信我們的國王絕對不會

被你愚弄的。

張儀 哼，你口聲聲要說齊國好，當然有你的理由。據我所知道的，你死了的太太是齊國人，似乎還丟下了一位賠嫁的姑娘跟着你，而且齊國近來也送了很多賄賂啦。

屈原 哼，你這信口雌黃的無賴！要你才是到處受賄，專門賣國的奸滑小人！你怕我不知道嗎？你昨天晚上都還領受了我們南后一千五百個刀幣啦。

南后 （決然）簡直是瘋子，滿嘴的胡說八道！

楚王 （大發作向衛士）你們把他抓下去！！

南后 把他抓到東皇太一廟裏去，要鄭太卜監視着他，不要讓他出來與妖作怪！

【衛士三人猛烈上前，將屈原挾持着。

楚王 你們把那沙鍋蓋子給他取了，把那撥火棍子給他拔掉！

【另二人扯去屈原之切雲冠，解去其長劍。

屈原 大王，你是始終不覺悟嗎？楚國的江山社稷在你一個人身上，你不要

使我們若敖氏的列祖列宗，斷絕廕祀血食呀！！

楚王 （愈怒）趕快！趕快把他抓下去！！

【衛士二人挾持之上橋。

屈原 我受侮辱是絲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見我們的祖國，就被那無賴

的小偷偷了去呀！（下，尙聞其聲）皇天后土，列祖列宗，我希望你

總有悔悟的一天呀。……

南后 唉，簡直是瘋子，滿嘴的胡說八道！（向張儀）張先生，今天實在

對不住嘍。

楚王 實在是使你太受了委曲。

張儀 客臣是絲毫也不介意的。貴國失掉了這樣一位文章家，我倒覺得很可惜呢。

南后 其實倒也尋常，近來出了一批青年文章家，似乎比他還要高明些呢。

張儀 是高幾位名手，倒很想見識見識。

南后 像宋玉，唐勒，景差這一批人，我覺得都很有希望，將來他們的成就會比這位瘋子還要高些呢。

楚王 不錯，我也早聽見說過他們的名字，我一定要提拔提拔他們。

張儀 提拔青年文章家不用說是很要緊的，不過，我倒有一點意見，我這意見早就想到的，到了今天我才迫切地感覺着有推行的必要。

南后 張先生的高見何妨對我們說呢。

張儀 我是覺得：文章家總該專門做文章，不好來干預政事的。

南后 是的，一點也不錯。文章家一談政事，總是胡說八道。

楚王

好的，我今後要照着這個意見辦，我要絕對禁止文章家談政事，假使有人要談，我一定要把他抓來關在東皇太一廟裏！我們現在慢慢回城去吧。（開始走動，南后張儀及衛士六人隨。）

【自楚王等出橋以來，道上頗有來往行人，俱畏縮避道，集於橋上觀望，人數不宜太多，但亦不宜太少，可酌量情形而定。

【此時嬋娟突由左手急驟入場，蓋已沿繞城濠，將城環走一遍，跑入場後，見楚王南后諸人，突然止步，南后早瞥見之。

南后

（指之示王）這就是張先生所說的那個賠嫁丫頭了。（諸人均止步）

張儀

才只十五六歲啦，難怪得。

楚王

頂多也不過十六歲。

南后

（招嬋娟）嬋娟，你來。（嬋娟瑟縮地走近，但仍留有間隔而立定）

你在做什麼？

嬋娟 我在找我們先生，我沿着這城牆跑了一轉，都沒有把他找着。

南后 你那里找得着他，他瘋了，早就跳在水裏面去淹死了！

嬋娟 （大吃驚地）先生淹死了？！

南后 可不是嗎？我們剛才在東皇太一廟的門前，看見好些老百姓把他的屍

首從一個池塘裏打撈了起來。真也是怪可憐見的呵。

嬋娟 （哭出）南后，你說的是真話？

南后 怎麼不是真話！你不相信，你看他所剩下來的這寶劍和這切雲冠哪。

（指衛士一人手中所持者示之）他解在岸上，我們替他揀了來，還有

一雙草鞋，我們便沒有要了。（忽然想起）哦，對了。還有這個花環

呢。（從頸上取下）我看你戴倒是很合適的。（順手爲之戴上。）

嬋娟 （傷心痛哭）啊，南后，那嗎你簡直把他害死了！先生，先生呵，你

說別人家陷害的不是你，但結果還是把你害死了！南后呀，你真忍心

啦！你爲什麼要把先生害死？要把那麼好的一位先生害死？你，你真忍心啊！……

南后 （大笑）你這丫頭大概也是發了瘋吧，你怎麼會說是我把先生陷害了的？你要當心啦！

嬋娟 南后，你不要駭唬我，我現在一點也不怕你了，是你把先生陷害了的，是你，是你，一百個是你。

南后 哈哈，今天真好玩兒，真是暮春天氣瘋狗多呀。

嬋娟 你老是愛說，這個是瘋子，那個也是瘋子，你所做的事體你怕沒有別人知道嗎？你是不是多少還有點良心呵？你假如還有點良心，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惡是多麼的深重呀！

楚王 （欲發作）這個丫頭我可不能忍耐！

南后 （慰止之）童言無忌，你讓她說，滿好玩兒的！

嬋娟

（激昂地）哼，你把人當成玩具，你把一切的人都當成玩具，但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惡是多麼深重呀！你害死了我們的先生，你可知道這對於我們楚國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對於我們人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呀！（語氣轉沉着）天上就只有一個太陽，你把這個太陽射落了，你把他吃了；永遠的吃了。（又轉激昂）你這比天狗還要無情的人呀，你總有一天要在黑暗裏痛哭的吧！永遠痛哭的吧！

楚王

這個小潑婦，我實在不能忍耐！

南后

（再慰止之）你不要着急，你等我再問她一些話。（問嬋娟）嬋娟：你年紀青青的女孩子，爲什麼學得這樣潑辣？你口口聲聲說我陷害了你的先生，到底我是怎樣陷害了他的呢？他發了瘋，侮辱了我，還要說是我陷害他嗎？

嬋娟

哼，你怕你做的事體就沒有人看見，就沒有人知道。你在先生面前明

明說你頭發暈，你要倒，要先生扶你，待你一看見了國王，你就反轉身來栽誣先生，你怕沒有人聽見你的話，沒有人看見你的動作嗎？

南后

（生怒）你在信口開河！誰個看見，誰個聽見！

嬋娟

總有人啦，你是在大庭廣衆之中做的事體啦！

南后

是誰造出了這樣的謠言，誰個告訴你的？

嬋娟

有那樣的人告訴我。

南后

究竟是誰，你說，你說！

嬋娟

我說了，你好再去陷害人？

南后

你不說就是你在造謠生事！我要割掉你的舌頭！

嬋娟

唔，你就割掉我的頭，我也不給你說。

南后

（握嬋娟頭髮）究竟是誰？你說！你說！你說！

嬋娟

儘你把我怎樣我也不說。

南后 我怕我眞的不能割掉你的舌頭？

嬋娟 你割好了，儘你割，我早就不願意見你這樣的人！你割好了！（把舌

頭伸出。）

南后 （向衛士之一）你把那寶劍遞給我！（衛士遞劍，南后拔劍出鞘）究

竟告訴你的是誰！

【此時釣者在堤上從人羣中挺身而出，大聲急呼。

釣者 是我！是我啊！你不要殺那可憐無告的人，你來殺我！

楚王 （大怒）去把那家火捉來。

【衛士二人奔去。

釣者 （仍大呼不輟）你陷害了三閻大夫的話，是我對她說的。剛才三閻大

夫說的話，也是我對他說的，你們來殺我！來殺我！

南后 （亦大怒）你是什麼人？

釣者（在二衛士挾持中，仍不斷叫罵）我親耳聽見你向三閭大夫說你頭發暈，我也親眼看見你倒在了三閭大夫的懷裏，你就忘記了在你的周圍還有很多的人啦，跳神的，奏樂的，唱歌的！你白白的殘害忠良，你是上了那張儀的當呀！

南后 哼，又是一個瘋子！把嘴勒住，抓進城去！（納劍入鞘。）

【二衛士如命，挾持釣者進城。

嬋娟 哦，南后，原來你是受張儀指使的呀！

南后 也把她的嘴勒住，抓進城去！（向嬋娟）哼，我要讓你這丫頭多受活罪，再把你剝成肉醬！

【又有衛士二人如命，將嬋娟挾持進城。

楚王（徐徐向城門走去，餘人相隨，向張儀）張丞相，我們楚國的瘋子太多了，今天實在冒犯了你。

張儀

（走着）啊，豈敢豈敢，瘋子多，是四處皆然的，不過我真佩服我們南后呢。（向南后）南后，你真是精明呀！尤其是封鎖瘋子們的嘴，

那是最好的辦法。

南后

多承你誇獎。

楚王

是的啦，封鎖住瘋子們的嘴，免得他們胡說八道，擾亂人心。……

【此時上官大夫靳尚由城門出場，趨至楚王與南后前行垂拱禮，

餘人暫時停腳。

靳尚

臣上官大夫靳尚，恭迎大王與南后，車馬已經備好在城門內，是否要他們開出城來！

楚王

不必，我們率性進城再坐。（復開始行動。餘人相隨。靳尚退至南后之旁隨行。）

南后

（行動着，下同）上官大夫，剛才抓進城去的兩個人，你看見了

嗎？

靳尚 看見了的，那是楚小臣和嬋娟啦。

南后 楚小臣是幹什麼的？

靳尚 是一位舞師啦，今天扮演河伯的就是他了。

南后 你把他丟在監裏。

楚王 監他個三年！

靳尚 是。那嬋娟是不也同樣處治？

南后 不，我要把她帶進宮裏去，自行處治。

楚王 那個齊國的女間諜，非把她處死不可！……（入城，餘人均隨之而入）

【羣衆留於場上未散，均翹首望着城門表示敢怒而不敢言之神氣，僅有守四角網之漁翁，木立堤上，忽然掉過頭去，頓了一腳，

「哼」了「一聲」。

（幕）

第五幕

第一景：

夜，月光皎潔。一帶宮牆，於正中偏右處放置一木欄，嬋娟被囚於欄內，衣貌已頗狼籍，花環零亂，仍在頸上。

一衛士於欄之附近，執戈看守，往來盤旋。公子子蘭與宋玉沿塔壁由左手出場。

衛士（警覺）誰呀？

子蘭 我是子蘭公子！

宋玉（同時）公子子蘭啦！

【衛士直立，靜侍。

子蘭 那嬋娟姑娘的囚檻是放在這兒的？

衛士 是，就在這兒。

子蘭 我有幾句話要同她說，你可以方便一下。

衛士 是，公子是可以隨便同她講話的，不過要請原諒：因為我有看守的責

任，我不能夠離開這兒。

子蘭 那是用不着道歉的。

【二人走近囚檻。

子蘭 是不是可以暫時放她出來一下？

衛士 只要有公子担戴，想來是可以的。

子蘭 那就請你把她放出來一下。

衛士 是（取腰間鑰匙將開囚檻）。

嬋娟 （在檻內）不，我不出去！我不願意受任何人的恩惠！

衛士 （躊躇，回顧子蘭）……

子蘭 嬋娟，你又何必呢。聽說你挨了皮鞭，周身都打傷了，出來舒展一下也是好的哪。

嬋娟 不，我不願意受任何人的恩惠！

宋玉 不必那樣倔強吧。

嬋娟 我不願意同你講話，我不願意見你。你們走開，不要挨近我！

子蘭 好的，不要那樣虎聲虎氣的，你不願意出來也不勉強，我只想同你說幾句話，並不想多麻煩你。（衛士讓開，在檻之右側稍遠處佇立。）

嬋娟 我是說過的，我不願意講話，也不願意見誰。（說罷將兩手緊覆顏面，頭向下。）

子蘭 講不講由你，見不見也由你，我們是完全出於好意來的。

【嬋娟姿態不動，無言。

子蘭 嬋娟，我是一心想救你，我也不能在這兒多作逗留，我只直切了當的向你說幾句話。我希望你能夠對我說：你是喜歡我。即使你心裏不真是喜歡也不要緊，只要你聽從我的話，在我身邊服侍我，我立刻便可以向母親說，把你饒恕了，母親是一定許可的。你究竟願不願意？

【嬋娟姿態不動，無言。

子蘭

（稍停後）你說吧，只要簡單的說一個字都可以。只是說「願」或者「不」，就只這樣簡單的一個字啦，你說吧，你請說吧。

【嬋娟姿態不動，始終無言。

子蘭

（更嫵婉地）你不肯說，就請把頭動一下也好啦。或者點一點，或者搖一搖，我是絕對尊重你的意思的。

【嬋娟姿態不動，毫無表示。

子蘭

唉，簡直和石人一樣啦。

宋玉

嬋娟，我知道你現在恐怕頂不高興我，不過我也想盡我的一份友誼。你對於公子子蘭的好意是不好辜負的。你自己恐怕還不知道，你的命運說不定就只有今天這一晚上了。我們楚國的慣例，斬決囚犯是在清早行刑，下午捉着犯人的時候，罪輕的便去監，罪重應該斬決的便囚

在檻裏，等到明天清早再推出去斬首示衆。你怕還不知道吧，同你一道抓進城來的那位舞師都下了監，而你偏偏因在了檻裏。可見南后是一定要處死你的。你也未免太倔強了，你罵了南后，又罵了國王，怎麼不遭大禍呢？現在公子子蘭的確是一片誠心，他放下了他的公子的身份來請求你，我看你是不好那麼執扭的。

【嬋娟絲毫不動。

宋玉（停了一會之後）嬋娟，你即使把你自己的性命看得很輕，但我知道你是把先生看得很重的。先生的運命同你也是一樣啦。他得罪了南后，又得罪了國王，而且又在國王和南后面前侮辱了顯貴的國賓。我是知道的，先生的運命怎麼也延長不過明天！公子子蘭此刻來救你，其實也是想救先生。只要你答應了公子的請求，公子可以立即在南后面前講情，不僅你可以得救，先生也是可以得救的。這一點我是可以

保證的。（稍停）我看，假使你不放心，你儘可以把救先生這件事體作爲交換的條款啦。（回向子蘭）公子子蘭，你覺得怎樣？我看嬋娟可以向你這樣提出，便是要你今天晚上便從南后那里得到赦免先生和嬋娟的手詔。假使今天晚上那手詔你能得到手，她便允許你。假使得不到手，那就沒有話再說了。你看怎樣呢？

子蘭 我是沒有什麼的。只要看嬋娟怎樣。

宋玉 （又向嬋娟）嬋娟，你是聽見的啦，你的意思是怎樣呢？這是最近情理的办法了！

【嬋娟仍絲毫不動。

宋玉 唉，你怎麼總不表示態度呢？你把頭點一點呢，搖一搖呢。

【嬋娟仍絲毫不動。

宋玉 沒有辦法，簡直是比先生還要頑固。你自己的性命不要緊，難道看到

先生死到臨頭都不想打救嗎？！

嬋娟（如水破開門般地痛哭出聲並責罵）你們這些沒靈魂的！先生死都死了，你們還在這兒假惺惺！

宋玉（出乎意外）唔，先生死了？

子蘭 誰給你說的？

嬋娟（哭）誰給我說的？就是南后給我說的。

子蘭 媽在什麼時候給你說的？

嬋娟 她在東門外看見我的時候。

宋玉 怎麼樣死的呢？

嬋娟 是跳進東皇太一廟前的池塘裏淹死了的。

宋玉 南后看見他死的嗎？

嬋娟 南后說：看見老百姓們把他的屍首打撈起來了，南后還把先生的切雲

冠和長劍拿了回來，又把先生戴過的這個花環給了我。（示二人以花環）這就是先生剩下的唯一的遺念啦！（說罷大哭）啊，先生，先生，你是白白被人陷害了！別人家輕易的殘害了忠良，出賣了楚國，白白的把你陷害了。我知道你是死不瞑目的，死不瞑目的呀！……

【宋玉與子蘭二人亦慘然無言者有間。

衛士（前進數步）子蘭公子，好不讓我說幾句話？

子蘭 你有什麼語要說？

衛士 三閭大夫並沒有死，我知道得最清楚。南后的話是說來騙她的。

嬋娟（止泣）什麼？你說什麼？

衛士 嬋娟姑娘，我看你不要傷心，你的先生並沒有死。我是保護國王和南

后去遊東皇太一廟的一個人。那有三閭大夫跳水的事啦，完全是假造的。我們回到東門的時候，還看見三閭大夫在城濠上大聲的叫出一國

王呀，南后呀，你們怎麼那樣的愚昧呀！」一直是太不湊巧，端端就在那時候，我們走到東門大橋。他的話便被國王聽見了。

宋玉 後來怎麼樣呢？

衛士 國王很生氣，想立刻要我們去把他抓來，還是南后出了一個主意，說：「逗逗瘋子玩兒，是滿有意思的。因此國王便要我們去把他請了來。」

宋玉 請了來怎麼樣呢？

衛士 請了來呀，我們的南后便一直和他開玩笑。不過三閻大夫的裝束也很稀奇，他戴着一頂高帽子，佩着一把很長的劍。頸子上還戴上了花環——就是嬋娟姑娘戴着的那個了。南后開始向他把花環要了來戴上，便裝起瘋來。一會兒是裝巫山神女，一會兒又裝湘君湘夫人，老是把三閻大夫來開玩笑。國王和那位秦國的什麼丞相張儀便笑得個不亦樂乎。逼得三閻大夫對於那位秦國的丞相大罵了一場呢。

宋玉 哦，原來還有那麼一回事？

嬋娟 （此時改變神志，注意諦聽，表示十分關心）……

衛士 哦，那罵得也真可是不亦樂乎。他罵他是小偷——

宋玉 （向子蘭）對嘍：從前張儀是在令尹家裏偷過璧玉的。

衛士 他罵他是賣國求榮的好賊。他是魏國的公族餘子，跑到秦國去便叫秦國侵略魏國，跑回魏國去又勸魏國投降秦國。他罵他連自己的父母之邦都不愛的人，哪裏會愛我們楚國。我看三閭大夫這番話實在說得頂有道理啦。後來——

宋玉 後來又怎樣？

衛士 後來他又罵他愚弄國王，愚弄南后，想離開齊國和楚國的邦交，好讓秦國來漁人得利。他罵他是秦國的間諜，罵他簡直不是人。

宋玉 張儀怎麼樣了？

衛士 張儀被罵得啞口無言，只是無賴地說三閭大夫死了的夫人是齊國人。

並且還說到嬋娟姑娘上來了呢。——

子蘭 他說嬋娟姑娘怎樣？

衛士 他說嬋娟姑娘是賄嫁貨，自然也是齊國人。接着便說屈大夫是受了齊國的賄賂。吃了齊國的刀幣啦。

宋玉 我相信先生一定是很生氣的。

衛士 不錯，屈大夫真是大生其氣。他便罵張儀才是四處受賄的奸滑小人，罵他昨天晚上還受了南后一千五百個刀幣。

宋玉 南后爲什麼要送錢給他呢？

衛士 那我怎麼會知道。不過經屈大夫這樣一提，南后便大生其氣，她說：簡直是瘋子，簡直是胡說八道！於是國王便叫我們把屈大夫抓起來，把他的帽子給他取了，劍給他解了，押送到東皇太一廟去了。

宋玉 是啊，我們原是聽說關在東皇太一廟的啦。

嬋娟 你這話是真的？

衛士 (含混) 我要騙你做什麼呢！你該是聽見的，那位釣魚的人出來替你

說話的時候，不是說過，你說的話是他告訴的，剛才三闖大夫說的話也他告訴的嗎？看那情形，恐怕是——

嬋娟 (有所恍悟) 唔，是的，恐怕我走了之後，先生來，先生走了之後我又來的。

子蘭 好了，話還是說回頭吧。我是不好在這兒久留的。時間也不允許我久留。嬋娟，先生是還在。我自信有本領救你，也有本領救先生。就看你的態度怎樣。

嬋娟 我的態度？我的態度就給先生一樣。先生說過：我們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先生決不會苟且偷生。我也是決不肯苟且偷生的！這

就是我的態度！

子蘭 好的好的，算我枉費了唇舌。我們恭喜先生成爲聖人——

宋玉 嬋娟，也恭喜你成爲烈女啦！

嬋娟 宋玉，我特別的恨你！你辜負了先生的教訓，你這沒有骨氣的無恥的

文人！

宋玉 隨你怎麼罵都好，各人有各人的路是不能勉強的。公子子蘭，我們走

罷。

子蘭 （行而復返）嬋娟，你究竟怎麼樣？

嬋娟 我決不照從你！你們娶救先生，信偏要拿我來做交換品，你們簡直是

禽獸！！

子蘭 （拉着宋玉轉身便走）好，我們走，我們走！簡直不成話，受不了，

受不了！……

【二人由原路下。

【舞台沉默，衛士復如前往復躑躅。

【有頃，月光消失。一更夫手提紅燈，執柝，由右手入場。

更夫（自語）嚇，天氣變得好好，怕要有雷雨啦。

衛士 現在什麼時候了？

更夫 我要準備打三更了。

衛士 就快半夜了嗎？

更夫 可不是。

【更夫走過，衛士忽有所思，凝視其背影。欲呼而止者再。俟更夫已下場，衛士終于決心呼出。

衛士 打更的，你轉來一下。

更夫（在內）什麼事體呀？

衛士 有點尊體同你商量。

更夫 (復入場) 有什麼事體呀？

衛士 請你過來一下。

更夫 (走至衛士前) 你究竟有什麼事體呀？老兄！是不是要出恭呵？

衛士 是，就是打算要登登坑。這宮庭裏的鑰匙通在你老兄身上嗎？

更夫 (向腰間拍了拍，起金屬之聲) 哼，到了晚上來，我們一個更夫比國王還要厲害。國王就要出宮，也非得啓稟我們不可啦。

王還要厲害。國王就要出宮，也非得啓稟我們不可啦。

衛士 對你不住，要請你老兄幫我代理一下。借你的燈來用一用。

更夫 不過，你要快點才行呢，老兄，我是有職務之人，把更頭弄遲了，要

受處分的啦。(以燈授之。)

衛士 (接燈後，却將燈與戈均插放於檻次。在身上搜索) 糟糕，沒有方便的東西。

更夫 真的，要快點呀，老兄！

衛士 對你不住。（出其不意地，將更夫頸子用兩手套上，更夫一時氣咽。

更夫氣咽後，衛士將其衣帽脫下，復取其鑰匙與鑿析之具，然後一面打開囚檻，（面向嬋娟）嬋娟姑娘，我要打救你。請你一點也不要躊躇。乘着這月黑的時候，你裝着打更的，我們一道跑出城去。我們去救三閻大夫。

嬋娟 你爲什麼要殺他，未免太殘忍了吧？

衛士 姑娘，你不知道。這是我們的一種法術，叫作活殺自在，他並沒有死，回頭我要把他救活轉來的。你趕快出來。

【嬋娟勉強出檻，雖身受鞭傷，但尙能行步；衛士解其鎖鍊，以更夫衣帽授之。

衛士 你趕快改裝吧。哦，你身子不方便，我幫助你。（爲之戴上更夫之帽

。將爲穿衣，欲取去其花環）這個可以去掉了。

嬋娟

（急止之）不，我要的！就把衣裳套在這上邊好了。

【衛士如囑爲之穿衣，一面用鎗鍊將更夫之手反剪，一面更以衣物緊勒其口，拖入檻內，鎖好；再隔欄按其頸而活之。

衛士

（向更夫）老兄，對你不住，我們真正出宮去了。

嬋娟提燈，擊柝，徐徐由右手下場。衛士隨之下。

（幕台黑暗）

第二景

真皇太一廟之正殿。與第二幕明堂相同，四柱三間，唯無籬幕。三間靠壁均有神像。中室正中東皇太一與雲中君並坐，其前左右二側山鬼與國殤跪侍，右手東君騎黃馬，左手河伯乘龍，均斜向。馬首向左，龍首向右。左室爲一龍船，船首向右，湘君坐船中吹笙，湘夫人立船尾搖櫓。右室一片雲彩之上現大司命與少司命。左右二室後壁靠外側均有門，左者開放，右者掩閉。各室均有燈，光甚昏暗，室外雷電交加，時有大風咆哮。

屈原手足已帶刑具，腳上並繫有長練，仍着其白日所着之玄衣，被髮，在殿中徘徊。因有腳鍊行步甚有限制，時而佇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舉動時，必兩手同時舉出。如無舉動時，則拳曲于胸前。

屈原

（向風及雷電獨白）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的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夢裏，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

該你咆哮的時候，應該你盡力咆哮的時候！

儘管你是怎樣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們從夢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轉來，不能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塵，吹走一些砂石，至少可以吹動一些花草樹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長江，使那東海，為你翻波湧濶，和你一同地大聲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長江，我思念那東海，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波濶呀！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偉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樂，是詩！

啊，這宇宙中的偉大的詩！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着的，閃爍着的一切的一切，你們都是詩，都是音樂，都是跳舞。你們宇宙中偉大的藝人們呀，盡量發揮你們的力量吧，發洩出無

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轟轟隆隆的，是你車輪子的滾動的聲音？你把我載着拖到洞庭湖的邊上去，拖到長江的邊上去，拖到東海的邊上去呀！我要看那滾滾的波濤，我要聽那鏗鏗韃韃的咆哮，我要飄流到那沒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沒有人的小島上去呀！我要和着你，和着你的聲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裏去！

啊，電！你這宇宙中最犀利的劍呀！我的長劍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長劍，你不能拔去我無形的長劍呀。電，你這宇宙中的劍。也正是，我心中的劍。你劈吧，劈吧，劈吧！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雖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樣，你抽掉了，它又合攏了來，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暫時開的一綫的顯

這宇宙中的劍，
正是我心中的劍。
力是量級般甲三號。

現，哦，那麼麼燦爛的，多麼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
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這宇宙中的最偉大者呀，火！你在天邊，你在眼前，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這熊熊地燃燒着的生命，我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難道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嗎？

炸裂呀，我的身體！炸裂呀，宇宙！讓那赤條條的火滾動起來，像這風一樣，像那海一樣滾動起來，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穢，燒毀了吧，燒毀了吧，把這包含着一切罪惡的黑暗燒毀了吧！

把你這東皇太一燒毀了吧，把你這雲中君燒毀了吧！你們這些土偶木梗，你們高坐在神位上有什麼德能？你們只是產生黑暗的父親和母親！

你，你東君，你是什麼個東君？別人說你是太陽神，你，你坐在那馬上絲毫也不能馳騁。你，你紅着一個面孔，你也害羞嗎？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這土偶木梗，你這沒心肝的，沒靈魂的，我要把你燒燬，燒燬，燒燬你的一切，特別要燒燬你那匹馬！你假如是有本領，就下來走走吧！

什麼個大司命，什麼個少司命，你們的天大的本領就只有曉得播弄人！什麼個湘君，什麼個湘夫人，你們的天大的本領也就只曉得痛哭幾聲！哭，哭有什麼用？眼淚，眼淚有什麼用？頂多讓你們哭出幾籠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們用來打奴隸的刑具麼？你們滾下船來，你們滾下雲頭來，我都要把你們燒燬！燒燬！燒燬！

哼，還有你這河伯……哦，你河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個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呀！當我被人們押着，押上了一個高坡。衛士們

要息脚，我也就立在高坡上，回望着龍門。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見嬋娟被人虐待，我看見你挺身而出，指天書地有所爭論。結果，你是被人押進了龍門，嬋娟她也被人押進了龍門。

但是我，我沒有眼淚。宇宙，宇宙也沒有眼淚呀！眼淚有什麼用呵？我們只有雷霆，只有閃電，只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裏的東西，燬滅，燬滅，燬滅呀！

【此時鄭太卜詹尹，一位瘦削而陰沉的老人，左手提燈，右手執爵，由湘夫人神位左側之門入場。

詹尹

三閭大夫，你又在做詩了嗎？你的聲音比風還要宏大，比雷霆還要霹靂。啊，像這樣雷電交加的深夜，實在可怕。我連廟門都不敢去關了。你怎麼老是不去睡呢？是的，我看你好像朗誦了好長的一首詩啦

。你的口恐怕渴了吧。我給你備了一杯甜酒來，雖然沒有下酒的東西，請你潤潤喉，也好啦。

屈原 多謝你，請你放在神案上吧，手足不方便，對你不住。

詹尹 唉，真是不知道要成個什麼世界了。本來是一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這個體統也弄得掃地無存了。連我們的三閭大夫，也要讓他帶腳鐐手銬。三閭大夫，這鐐銬假如有鑰匙，我一定要替你打開的啦。可恨的是他們把鑰匙都帶走了啊。

屈原 多謝你，這腳鐐手銬我倒並不感覺痛苦，有這東西在身上，倒反而增加了我的精神，不過行動不方便些罷了。

詹尹 我看你恐怕還是渴得很的，這酒我捧着讓你嗑吧。恐怕也還要睡睡覺才能天亮呢。

屈原 多謝你，我現在口不渴。我本來也是不喜歡嗑酒的人。不過我回頭口

渴了，一定領你的盛情好了。

詹尹

（將爵放在神案上）慢慢嗑也好。其實酒倒也並不是壞東西。只要吃得少一點，有個節制，倒也是很好的東西啦。

屈原

是的，我也明白，我的吃虧處，便是大家都醉而我偏不醉，馬馬虎虎的事體我總做不來。

詹尹

真的，這些地方正是好人們吃虧的地方啦。說起你吃虧的事情上來，我倒感覺着對你不住呢。

屈原

怎麼的？

詹尹

三閭大夫，你忘記了吧，鄭袖是我的女兒啦。

屈原

哦，是的，可是差不多一般的人都把這事情忘記了。也是應該的啦。她母親早死，我又幹着這占筮卜卦的事體，對於她的教育沒有做好。後來她進了宮庭，我更和她斷絕了父女的關係。她近

來簡直是愈鬧愈不成個體統，她把你這樣忠心耿耿的人都陷害成這個樣子了。

屈原

太卜，請你相信我，我現在對於南后倒並不怎樣怨恨。她平常也很喜歡我的詩，她在國王面前也很幫着我，今天的事情我起初也不大明白，後來我才知道是張儀在作怪啦。一般的人也使我很不高興，總是人云亦云。張儀說我是瘋子，大家也就說我是瘋子。這簡直是把鳳凰說成鷄，把麒麟說成羊子啦。這叫我怎麼能夠忍受？所以別人愈要同情我，我便愈覺得惡心，我要那不值價的同情來做什麼？

詹尹

真的啦，一般的老百姓真是愚而不可救的。

屈原

不過我的心境也很複雜，我雖然不高興他們的愚蠢，但我又愛他們的愚蠢，又如南后的聰明我雖然能夠佩服，但也感覺着不喜歡，我想這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吧。我想要的是又聰明又愚蠢，又素樸又絢爛，亦

聖亦狂，卽狂卽聖，你看我這個見解可以成立的嗎？

詹尹

這是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話啦。

屈原

唉，可是我辦不到！我的性情太強烈了，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偏，要想矯正却不能夠，你看我怎樣的好呢？我去學農夫吧？我又拿不來鋤頭。我跑到外國去吧？我又捨不得丟掉楚國。我去向南后求情，請她容恕我吧？她能和張儀合作，我却萬萬不能和張儀合作。你看我怎樣辦的好呢？

詹尹

三閭大夫，對你不住。你把這些話來問我，我拿着也沒有辦法。其實龜卜的事體老就不靈了。不怕我是在做太卜的官，恐怕也是我在做太卜的官，所以才愈見曉得它的不靈吧。古時候似乎靈驗過來，現在是完全不行了。認真說：我就是在這兒騙人啦。但是對於你，我是不好騙得的。三閭大夫，像我這樣騙人的生活，假使你能夠辦得到，恐

怕也是好的吧。我們是做到了「大愚若智，大拙若巧」的地步，呵哈哈哈哈……風似乎稍微止息了一點，你還是請進裏面去休息一下吧，怎麼樣呢？

屈原 不，多謝你，我也不想睡，請你自己方便吧。

詹尹 把酒嗑一點怎麼樣呢？

屈原 我回頭一定領情的啦，太卜。

詹尹 好的，你慢慢嗑也好，我還想去騎一會兒。

屈原 請你方便。

【詹尹復提着燈籠由原道下場。

【大風漸息，雷電亦止，月光復出，斜照殿上。

屈原 啊，宇宙你也恬淡起來了。真也奇怪，我現在的心境又起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變換。我想，怕究竟還是最可親愛的。不怕就是你極不高

興的人，在你極端孤寂的時候和他說了幾句話，似乎也是鎮定精神的良藥啦。（復在殿中徘徊。）

啊，河伯：（徘徊有間之後，在河伯前佇立）請讓我還是把你當成朋友，讓我和你再談談心曲吧。你知道麼？現在我最擔心是我的嬋娟呀！她明明是被人家抓去了的。她是最尊敬我的一個人，她把我當成她的父親，當成他的老師，她把我看得比她自己的性命還要貴重。（稍停）她最能夠安慰我，我也把她當成我自己的女兒，當成我自己最珍愛的弟子的啦。唉，我今天實在不應該拋撇了她，跑了出來。她雖然在後園子裏面看那些人胡鬧，她雖然把我的衣裳拿了一件出去，但我相信那一定是宋玉要她做的，宋玉這孩子，我担心他是不大可靠的。他是太陰柔了。

【將神案上的酒爵拿起將飲，復擱置。

唉，這酒的氣味，我終竟是不高興。

河伯，你是不是喜歡酒的呢？你現在的情形又是怎樣？我也明明看見，別人也把你抓去了。你明明是爲我而受難，爲正義而受難呀。

啊，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報答你的好？

【復在神殿中徘徊。

【此時衛士與嬋娟由右手出場，屈原瞥見人影，頓吃一驚。

屈原 是誰？

嬋娟 啊，先生在這兒啦，我嬋娟啦！！

【嬋娟用盡全力，踉蹌奔上神殿跪于屈原前，擁抱其膝，仰頭望之，似笑，又似乾哭。

屈原 （呈極淒絕之態）啊，嬋娟，你怎麼來的？你臉上怎麼有傷呀？你怎麼這樣的裝束？

嬋娟

（斷續地）先生，我高興得很：你請：你不要問我：我：我是什麼話都不想说，我只想：就這樣：就這樣抱着先生的脚：抱着先生的脚：就這樣：死了去吧。

【屈原不禁潸然，兩手撫摩着嬋娟的頭，昂頭望着天，如此有間，嬋娟始終仰望屈原喘息甚烈。

屈原

（俯首哀憐）嬋娟，你口渴吧？

【嬋娟點頭。

屈原

（兩手移去將案上酒爵取來）這兒有杯甜酒，你嗑了它啦。

【嬋娟就爵，一飲而盡，飲之甚甘，自己仍跪于地，緊緊擁抱着屈原的兩膝，昂首望之。屈原以兩手置爵于神案上之後，仍撫摩其頭。俄而，嬋娟臉色漸變。全身痙瘳。

屈原

（屈膝俯身，以兩手套其頸，擁之于懷）啊，嬋娟，你怎樣？你怎樣？

嬋娟

（凝目搖頭）先生，……那酒……那酒……有毒……可我……我真高興……我……代替了……你……死……（喘息與痙攣愈烈。終竟作最大痙攣一次，死于屈原懷中，殿上燈火全體熄滅，只餘月光。）

【屈原無言，擁着嬋娟屍體，昂首望天，眼中復燃起怒火。

【衛士在前直靜立于殿下，至此始上殿步至屈原之前。

衛士 三闖大夫，請你容恕我，那酒是誰個送給你的？

屈原 （回顧含怒而平淡地）是這兒的太卜鄭詹尹。（說罷復其原有姿態。）

衛士 哼，就是那南后的父親嗎？我是認識他的。（急驟地向左宰房屋走入。）

【屈原仍如塑像一般，寂然不動。

【少頃衛士復急驟而出。

衛士 三闖大夫，請你容恕我，我把那惡人鄭詹尹刺殺了。在他的身上還搜

出了一通密令，我唸給你聽。」太卜執事：比奉南后意旨，望執事于今夜將狂人毒死，放火焚廟，以滅其跡。上官大夫斬尙再拜。」密令是這樣，因此我也就照着南后的意旨，在鄭詹尹的床上放了一把火，這罪惡的神廟看看也就要和那罪惡的屍體一道消滅了。

厲原 那很好，我還希望你幫助我，把嬋娟安放在神案上，我們應該給她舉行一個莊嚴的火葬。

衛士 待我先解除先生的刑具。（解除其刑具）嬋娟姑娘穿的還是更夫的衣服，應該給她脫掉啦。

厲原 （起立先解嬋娟之衣）哦，戴得有這樣的花環。（更進行其它動作）

衛士 （一面幫助，一面訴說）先生，這還是你編的花環呢。在東門外被南后給你要去了，後來南后又給了嬋娟姑娘。她一身都是挨了鞭打的，你看這手上都有傷，臉上都有傷，鞭打得很厲害。南后更打算明天便

處死她，把她裝在囚檻裏，由我看守。：夜半將近的時分，你的兩位弟子宋玉與公子子蘭走來勸嬋娟。要她聽從公子子蘭的要求，做他的侍女。他們便打救她，但是嬋娟始終不肯。：她所說的話和她的精神太使我感動了，因此我就決心救她。從宋玉口中聽說先生今晚上有生命的危險，所以我也決心陪着她來救你。：我們是從宮中逃出來的，就是用了一點詭計把一個更夫來頂替了嬋娟。在我替她換上更夫衣服的時候，嬋娟姑娘她還堅絕地不肯把你這花環去掉呢！

「二人已經將嬋娟安置于神案，頭在左側。」

屈原 多謝你啦，朋友，那位釣魚的不知道怎樣了？

衛士 你曉得他嗎？他是丟了監了。

屈原 （整理嬋娟胸部，自其懷中取出一卷帛書，展視之）哦，這是我清早寫的「橘頌」啦。我是寫給宋玉的，是宋玉又給了你吧！嬋娟，你倒

是受之而無媿啦。唉，我真沒有想出，我這「橘頰」才完全是爲你寫出的哀辭呀。

衛士

先生，那嗎，你好不就拿給我唸，我們來向嬋娟姑娘致祭。

屈原

好的，你就請從這後半讀起。（授書並指示）一首一尾你要加些什麼話，也由你斟酌好了。

【屈原移至嬋娟脚次，垂拱而立，左翼已有火光及烟霧冒出。

衛士

（立於屈原之右，在神案右後隅，展讀哀辭。）維楚大夫屈原率其僕

夫致祭于嬋娟之前而頌曰：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能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襟心自慎，終不遺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哀哉尙饗。

「屈原跪拜，衛士亦移至其後跪拜。禮畢，衛士將帛書捲好，奉

還屈原。

屈原 現在一切都完畢了，請問你究竟叫什麼名字？

衛士 先生，你不必問我的名姓，我要永遠做你的僕人，你就叫我「僕夫」吧。

屈原 你今後打算要我怎樣？

衛士 先生，你怎樣問我呢？

屈原 因爲我現在的生命是你和嬋娟給我的，嬋娟她已經死了，我也就只好問你了。

衛士 先生，我們楚國需要你，我們中國也需要你，這兒太危險了，你是不能呆的。我是漢北的人，假使先生高興，我要把先生引到漢北去。

屈原 好的，我遵從你的意思，你趕快把服裝換掉吧。那兒有現成的衣帽。

（指示更夫衣帽。）

衛士 哦，我真糊塗，簡直沒有想到，幸好有這一套哪。（換衣。）

【火光烟霧愈燃愈烈。

屈原 （高舉手中帛書）啊，嬋娟，我的女兒！嬋娟，我的弟子！嬋娟，我的恩人呀！你已經發了火，你把黑暗征服了。你是永遠永遠的光明的使者呀！（執帛書之一端向嬋娟拋去，帛書展布于屍上。）

「幕徐徐下，幕後唱『禮魂』之歌。

「成禮兮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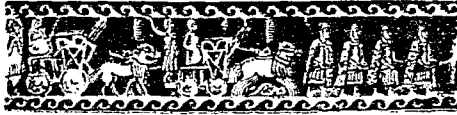
傳芭兮代舞，

姮女唱兮容與。

奉鬯兮秋菊，

畏無觴兮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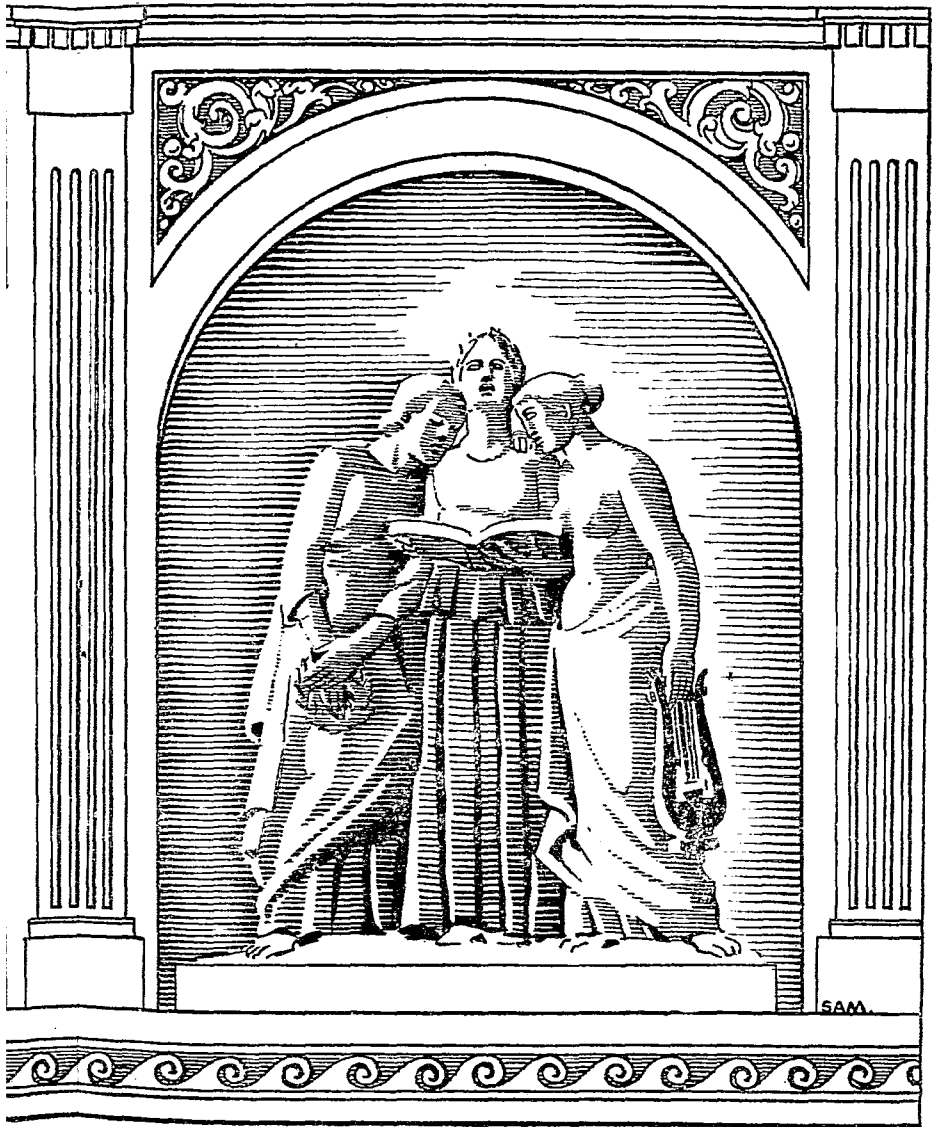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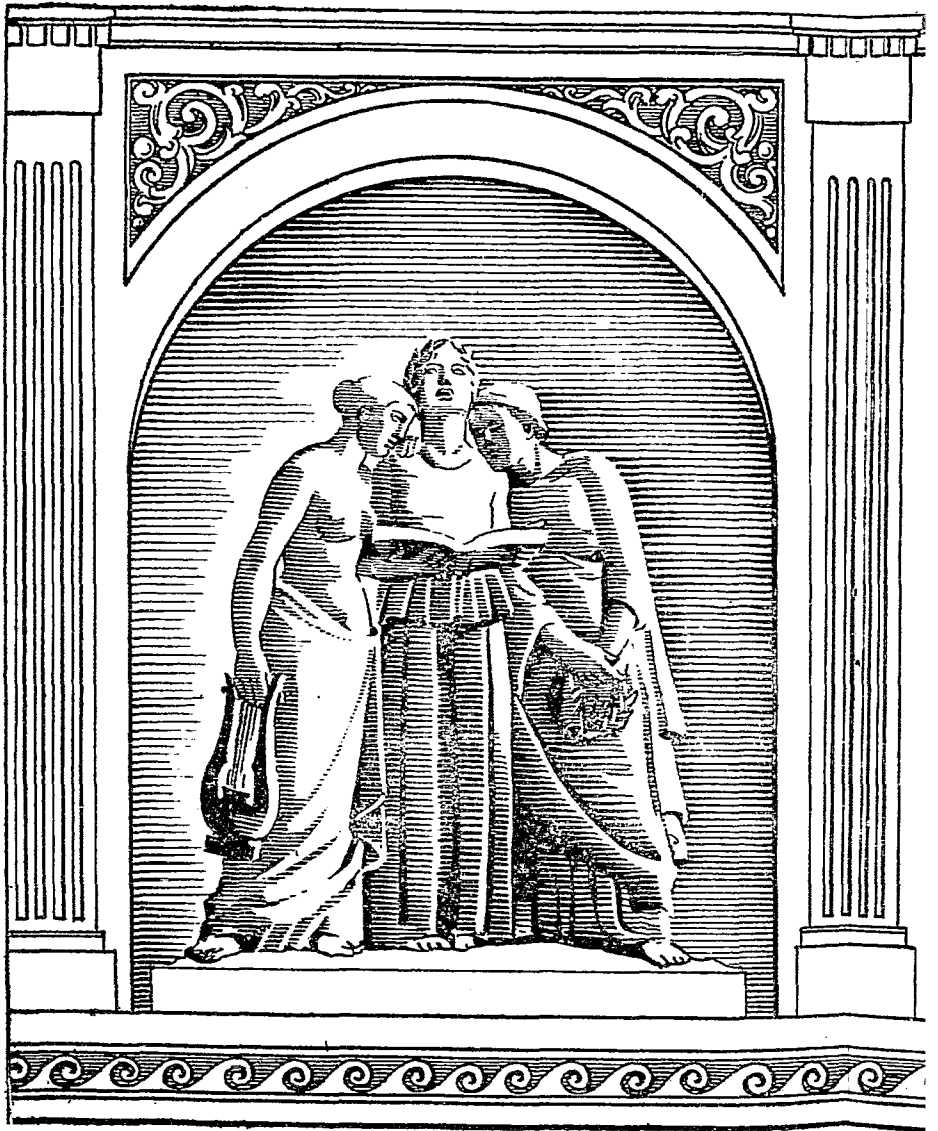


原 屈



4 (5001-6000) 羣 (1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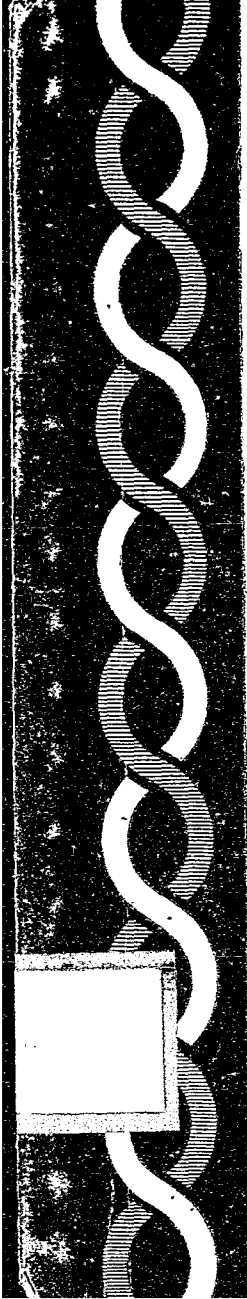


郭沫若文集

第一輯第五冊

三十五年七月

梁琛設計裝幀



1
50